

Michael Swanwick's
迈克尔·斯万维克

“Periodic Table” “元素周期表”

Science Fictions
科幻小说

and Others
及其他

Periodic Table 周期表”	1	氢 hydrogen 1.008 [1.0078, 1.0082]	3	锂 lithium 6.94 [6.938, 6.997]	11	钠 sodium 22.990	19	钾 potassium 39.098	37	铷 rubidium 85.468	55	铯 caesium 132.91	87	钫 francium
	2	4	12	20	38	56	88	21	39	57-71 镧系 lanthanoids	89-103 锕系 actinoids			
		铍 beryllium 9.0122	镁 magnesium 24.305 [24.304, 24.307]	钙 calcium 40.078(4)	锶 strontium 87.62	钡 barium 137.33	镭 radium	钪 scandium 44.956	钇 yttrium 88.906					
								4	40	72	104			
								钛 titanium 47.867	锆 zirconium 91.224(2)	铪 hafnium 178.49(2)	钅 rutherfordium			
								5	41	73	105			
								钒 vanadium 50.942	铌 niobium 92.906	钽 tantalum 180.95	𨭎 dubnium			
								6	42	74	106			
								铬 chromium 51.996	钼 molybdenum 95.95	钨 tungsten 183.84	𨭉 seaborgium			
								7	43	75	107			
								锰 manganese 54.938	锝 technetium	铼 rhenium 186.21	𨭊 bohrium			
								8	44	76	108			
							铁 iron 55.845(2)	钌 ruthenium 101.07(2)	锇 osmium 190.23(3)	𨭋 hassium				
							9	45	77	109				
							钴 cobalt 58.933	铑 rhodium 102.91	铱 iridium 192.22	𨭌 meitnerium				
							10	46	78	110				
							镍 nickel 58.693	钯 palladium 106.42	铂 platinum 195.08	𨭍 darmstadtium				
							11	47	79	111				
							铜 copper 63.546(3)	银 silver 107.87	金 gold 196.97	𨭎 roentgenium				
							12	48	80	112				
							锌 zinc 65.38(2)	镉 cadmium 112.41	汞 mercury 200.59	𨭏 copernicium				
Periods 13-17	13	5	13	31	49	81	113							
		硼 boron 10.81 [10.806, 10.821]	铝 aluminium 26.982	镓 gallium 69.723	铟 indium 114.82	铊 thallium 204.38 [204.38, 204.39]	𨨏 nihonium							
	14	6	14	32	50	82	114							
		碳 carbon 12.011 [12.009, 12.012]	硅 silicon 28.085 [28.084, 28.086]	锗 germanium 72.630(8)	锡 tin 118.71	铅 lead 207.2	𨭙 flerovium							
	15	7	15	33	51	83	115							
	氮 nitrogen 14.007 [14.006, 14.008]	磷 phosphorus 30.974	砷 arsenic 74.922	锑 antimony 121.76	铋 bismuth 208.98	𨭛 moscovium								
16	8	16	34	52	84	116								
	氧 oxygen 15.999 [15.999, 16.000]	硫 sulfur 32.06 [32.059, 32.076]	硒 selenium 78.971(8)	碲 tellurium 127.60(3)	钋 polonium	𨭚 livermorium								
17	9	17	35	53	85	117								
	氟 fluorine 18.998	氯 chlorine 35.45 [35.446, 35.457]	溴 bromine 79.904 [79.901, 79.907]	碘 iodine 126.90	砹 astatine	𨭛 tennessine								
Periods 18-86	2	10	18	36	54	86	118							
	氦 helium 4.0026	氖 neon 20.180	氩 argon 39.948	氪 krypton 83.798(2)	氙 xenon 131.29	氡 radon	𨭘 oganesson							

原子序数	1	氢	H	元素符号
		hydrogen		元素英文名称
		1.008		惯用原子量
		[1.0078, 1.0082]		标准原子量

57	镧 lanthanoids 138.91	89	锕 actinoids
58	铈 cerium 140.12	90	钍 thorium 232.04
59	镨 praseodymium 140.91	91	镤 protactinium 231.04
60	钕 neodymium 144.24	92	铀 uranium 238.03
61	钷 promethium	93	镎 neptunium
62	钐 samarium 150.36(2)	94	钚 plutonium
63	铕 europium 151.96	95	镅 americium
64	钆 gadolinium 157.25(3)	96	锔 curium
65	铽 terbium 158.93	97	锫 berkelium
66	镱 dysprosium 162.50	98	锎 californium
67	铥 holmium 164.93	99	锿 einsteinium
68	铒 erbium 167.26	100	镄 fermium
69	铥 thulium 168.93	101	钔 mendelevium
70	镱 ytterbium 173.05	102	镎 nobelium
71	镱 lutetium 174.97	103	镅 lawrencium

此元素周期表由中国化学会译制，版权归中国化学会和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所有。（有修改）
英文版元素周期表及更新请见www.iupac.org；中文译版元素周期表及更新请见www.chemsoc.org.cn。



中国化学会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科幻元素周期表》是美国科幻作家迈克尔·斯万维克 (Michael Swanwick, 1950-) 的系列作品，作者别出心裁地以化学元素为线索，捕捉住各个元素的不同特点，用短小精悍的笔法，撰写出一篇篇精彩的科幻小故事。

不过这种全部蕴含式的写法，也使得有些篇目难免牵强，故本刊仅撷取一二，以飨读者。

——《科幻元素周期表（部分）》*前言
载于《知识就是力量》2005 年 06 期

* 本书中 《017 氯·创世七天》
《021 钪·宾汉姆的府邸》
《025 锰·涂鸦》

此三篇原载于《知识就是力量》2005 年 06 期，译者 armrow。

Michael Swanwick's
迈克尔·斯万维克
“Periodic Table”
“元素周期表”
Science Fictions
科幻小说
and Others
及其他

1	1兴登堡号	3上帝的鲤	1电 泡菜	1香蕉	37	55	87
2	4丽思酒店 大的绿宝 石	12恩德的 游戏	20启示录天 使	38	56你对钽灌 肠期待什 么	88皮埃尔亡 魂追忆往 事	
3			21宾汉姆的 府邸	39	57-71 ↘	89-103 ↘	
4			22杀手 机器人	40非虚非 拟，真正 的错！	72	104“活跃” 的H. 海斯	
5			23	41	73	105	
6			24贝贝	42	74灯泡笑话	106	
7			25涂鸦	43	75	107	
8			26铁马纪元	44	76	108	
9			27	45	77不要看 天！	109物理学家 莉泽· 迈特纳	
10			28这个国家 真正需要 的	46	78铂发女郎	110	
11			29幸运硬币	47西部英雄 的黑暗秘 密	79美人之冠	111	
12			30黄铜	48	80开路人	112不要眨眼	
13	5弗朗西 斯，轻蔑 子	13铝箔	31	49	81完美谋杀 案	113	
14	6他们是碳 做的	14智能胸部	32锆	50把闹钟当 心的人	82文明社会	114	
15	7氮的简介	15封锁线与 偷运者	33卢克雷齐 娅·博尔 贾	51金钱及其 对立面	83	115	
16	8氧气行星	16浓硫酸	34	52	84莫告贷， 别放债。	116	
17	9讯息	17创世七天	35	53代父母之 职	85	117	
18	2火星上的 简·卡特	10赌场规矩	18阿尔贡之 眼	36钢铁之躯	54	86地下室的 怪物	118

页码 1 兴登堡号 篇名

57不朽	89
58	90
59	91
60	92袖具烹饪
61	93
62	94纯 科学
63	95核 勒索
64	96
65	97
66	98核 手枪
67	99
68	100
69	101
70	102我的诺贝 尔奖感言
71	103

此元素周期表由中国化学会译制，版权归中国化学会和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所有。（有修改）
英文版元素周期表及更新请见www.iupac.org；中文版元素周期表及更新请见www.chemsoc.org.cn



中国化学会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兴登堡号

时空侦探喜欢在著名的灾难中约会。这是由于个人原因。不然的话他们不相信你能记住日期。

所以我和伊万在莱克赫斯特海军航空站，在兴登堡号将烧成一团火球的这天见了面。

他进行报告的时候我们在指挥官的办公室——这不难安排。“埃登本茨先生不会听原因的。于是我把手提包留在他的沙发下面，然后给盖世太保打了个匿名电话。他在三天后的审讯中死了。”伊万咧嘴呵呵大笑，“阿道夫大叔没原子弹了。”

“干得好。”我是个犹太人，要我说的话，希特勒刚出生就该掐死。不过我们试过一次，结果事情只变得更糟。现在我们靠像伊万这样十亿里才出一个的天才，他们能记住多种过去，将事件导引到人们想要的未来。“喝一杯吧。”

我给我们俩每人都倒了点指挥官的波旁酒。穿过窗户我能看到飞艇，大而宁静，慢慢而优雅地靠向停泊塔。这一刻我毛骨悚然，因为我知道马上就有多少人会死。

我们碰了杯。“可怜的埃登本茨，”我说，“把我们遭受的痛苦加在他这样的无辜者身上，你会感到困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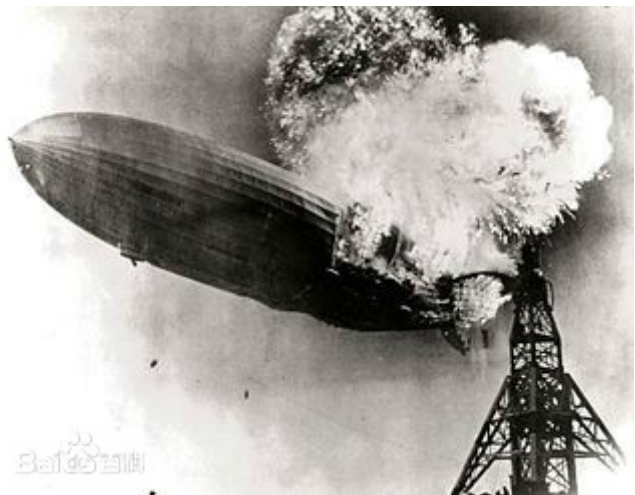
“你是笨蛋吗？我让历史转动了车轮。那感觉就像上帝一样！”他冲飞艇打了个手势。“你们这些人对我来说和氢原子并没有分别。你们四处乱逛，使劲撞进其他人的世界里，飞艇飞到哪对你们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嘛，我能干我想干的任何事，谁能阻止我呢？你甚至都说不出我做了什么。你忘了，以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引爆器，按下了按钮。外面突然响起了警报声。“你甚至不会记得我干过这个。”

兴登堡号的火光映得他的脸闪闪发亮，好像魔鬼一样。

他笑了。“噢，”他低声说，“人类啊。”



火星上的简·卡特

想像一下吧，有赫里安的公主德佳·托丽丝这么个大人物当你的曾祖母！她的雕像，皮肤是大理石刻出来的，胸脯像是吹起来的气球，在那座传说里的城市这些大理石雕像到处都是。难怪简·卡特会变成一名朋克。

她从宿醉中醒来，发现一只绿色的四只手的獠牙怪物用头撞着她面前的地板。他身上那套鞍说明了他正是帝国卫队中的一员。

“兽人们打进首都了！”他哭喊道，“你必须去救我们的人民，公主大人。”

“怎么是我？”她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不去找愿意干这件事的人去呢？”

不过算了，鲜血会回答这个问题的。她知道的下件事，就是这名忠心耿耿的残军旧部已经帮她穿好了她的曾祖母的丁字裤和胸甲，而她自己已经在栏杆上一手拿剑一手拿射线枪开始战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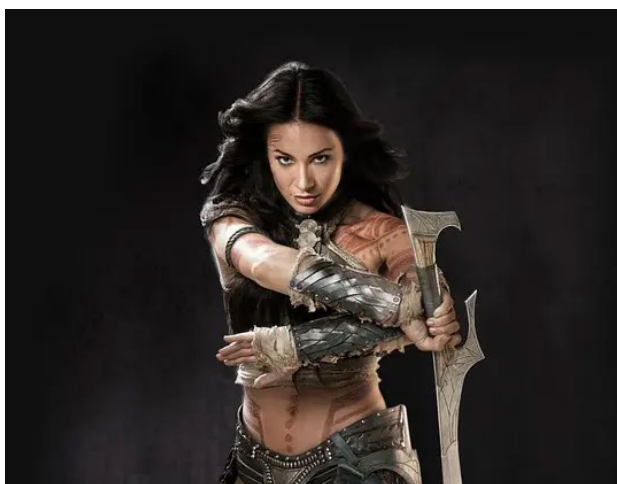
因为她还醉乎乎的，根本就没考虑到个人安全。“咋啦，没见过脸上镶珠子的吗？”当把一个战士轰开的时间，她说，“这叫莫霍克发型！”她冲另一个叫道，把他吓跑了。

市民们——没有近身闻到她的酒气的市民们——纷纷受到了鼓舞，拿起了武器。

兽人们的计划最终被粉碎了。

于是，简·卡特的故事结束了，她不情愿地坐上了王者之座，两名衣着甚少的男性蹲在侧边，边噙着嘴边抚摸着她的小腿。一千个奴隶为她的命令奔走忙活。她受到了尊敬、崇拜、佩服。为纪念她的荣誉，一座座雕像被立了起来。

嗯，有一点点讽刺，是吧？



上帝的锂

上帝在角落里哭泣。炽天使正温和地哄祂（上帝不能被要求干任何事情，所以只能哄）服用锂。要达到药效，他一天需要服用五万吨的量。

这个家伙的双向障碍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了。众所周知，暴躁的他只用了六天就匆匆创造了天地。众所周知当他心情不好时，会陷入了沮丧的沼泽，还会让那个爱捣蛋的马屁精晨星去折磨他最忠实的仆人约伯。

问题是，上帝从来都不承认祂才是问题的根源。祂觉得该怪亚当吃了苹果，或是怪夏娃引诱了亚当。他怪希律王，怪希特勒，怪三边委员会，就是不怪祂自己。

“张大嘴，”炽天使哼着歌，在全天堂的等级和权力的支持下劝他说，“吃药药了。”

上帝把脸埋进手里。“我怎么有这么一堆孩子啊。”祂哭道。“够了，我做了什么才能有这么个家庭？”

“你为什么试试打击来发泄呢？”炽天使鼓励祂道：“那主意怎么样？我是说曼谷！世界上性病传播第一的城市。把这座城市消除掉是个不错的主意。”

上帝没听进去。

让一个大天使去喝酒这主意听上去还行，不过当然啦，其实是个坏主意。没人关心这件事。在看不见的地方有麻雀掉了下来。头发通过统计近似被编上了号。“喵了个咪的，”加百利抱怨道，“这种情形远到不了‘幸福和完美’的地步。”天国里的所有人听到他的话脸都吓白了。

不过，在这时候，至少锂起作用了。上帝直起身，露出一个亿万美元级别的微笑。“是时候把卷起袖子开始干活了！”祂叫道，而且也是这么干的。祂把地球重重地放到跟前，开始做调整。“这儿一块地方都松懈了，咱们来把他们弄醒吧。来一波原教旨主义、核恐怖，还有几场战争。我们可以把一块大陆沉下去，再把亚特兰蒂斯升上来。火柱！先知！人工智能觉醒！还有机器人亚当和机器人夏娃！让黑猩猩加快进化！从外太空来的无神论侵略者——咱们来试探他们的信仰！来一位虚拟的网络教皇！让海豚继承海洋吧！”

上帝胡言乱语起来。天国里的居民们叹了口气。无论他们做了多少，看起来剂量还是不够。

和丽思酒店一样大的绿宝石

在宝石星球，最稀有最宝贵的东西是泥土。一个流浪汉指甲里刮下来的那一点点就够他一年用的了。

有钱的游客们会去纯钻石的沙漠平原。他们带着切成一条一条的护目镜，以防被反射的太阳光闪瞎。前面有一处熠熠发光的地方，那正是他们的目的地。

经典的六边形切面，这正是这颗星球上最大的纯绿柱石。工匠们在它的里面掏出屋子，有带凹槽的圆柱，有装饰得漂亮的壁炉，还有会客厅和舞厅。在白天的闲暇时候，当阳光穿过红宝石山变成激光开始横扫整个平原地区时，客人们会被护送到用颜色最浓的绿宝石刻成的安全屋里，就是在那里的墙壁也优雅地闪着光。

但是，游客们来到这个丽思铍酒店来的并不是这儿美。对他们来说，美稀松平常、随处可见。

他们到这儿来是因为这儿脏。

在丽思铍酒店，每天早晨女仆都会把尘絮放在床下。抽屉里总有尘土，镜子上总有脏兮兮的泥手印。浴缸的侧面都有一层污垢。

要在这儿住上一晚相当费钱，不过，真是太值了！在宝石星球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让你体验到这么多的不洁体验了。很多存了一辈子钱，就为了能在这里舒舒服服地待上一周末，体验只有丽思铍酒店能提供的服务。从来都没人会后悔花这笔钱。

在宝石星球，如果你对某个人说脏话，他会微笑回应并说声谢谢。



弗朗西斯，轻蔑的孩子

会说话的骡子弗朗西斯在一个漫长而无梦的夜晚醒来，发现自己是二十头编制骡队的一员，正从死亡谷的硼砂矿里往外运矿石。

真是一场活生生的噩梦。

“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它叫道，“我是个艺术咖！好吧，我是个喜剧演员。也许我是在电影而不是在合法的剧院里工作。不过，艺术还是艺术。我将自己的一生致力于提升精神境界的事业之中。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其他骡子瞅着他，好像它疯了一样。其中一头嘶鸣一声。另一头哼哼叫起来。很显然，弗朗西斯是这里唯一一头会说话的骡子。

赶骡人走上前来。他是个高个子的牛仔，有一张长长的、有点歪的脸。他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
“你好啊，骡子先生，”他说，“你在这大惊小怪些什么呢？”

“你必须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这是一场可怕的误会！”

“没什么误会，骡子先生，”牛仔摇了摇头，他下巴上的肉抖了起来。他的眼睛闪烁着。“恐怕你已经死了，转世了。”

“但是为什么会转世成骡子呢？我会唱歌！我会跳舞！我照亮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您是有过一个非凡的机会，老实说，您浪费了它。这种事一直都有。人们终得其所。我本人曾经是美国总统，现在我回到了我该在的地方。您看不到我在抱怨，对吗？而且如果您抱怨的话，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的上帝，”弗朗西斯呼吸。“你真的是罗纳德——”

“嘘。”牛仔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你不要用虚荣来诱惑我。现在起来吧。咱们是时候开始工作了。”

“没有离开的办法吗？”

“努力工作，尽你最大的努力，别偷懒，当你死后，你会重生为更好的骡子。然后在下辈子再做一次。如果你坚持足够长的时间，那么，”牛仔伸开了双手，“您最终会到哪里谁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不过很难听。弗朗西斯开始努力。从和谐硼砂工厂到莫哈韦的路有 165 英里，其中的五十英里无水。道路很原始，夏天的热得得有 130 华氏度（54.5 摄氏度）。但是它撑了过去。在满是闪闪发光的小星星下面的他有着一颗美好的灵魂。

有时候，他和牛仔一起度过一个晚上，谈论好莱坞的过去。

不过，有时生活中的巨大不公感会压倒了他，这时他就会大声喊出来：“为什么我要被困在这个可笑的身体里？为什么我不能重生为奥利维尔或吉尔古德？”

注：

会说话的骡子弗朗西斯，1950-1956 年期间七部喜剧系列电影的主角，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是名“骡”。

罗纳德·里根（1911-2004），美国第 40 届总统（1981-1989），1937-1964 年期间职业为电影演员。

劳伦斯·奥利维尔（1907-1989），英国演员

约翰·吉尔古德（1904-2000），英国演员

他们是碳做的

“他们是碳做的。”

“噫！”

“还和氢原子以及氧原子一起，差不多这样。”

“哟。”

“听着，撒拉弗，做裁定可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找出所有有智慧的人种然后欢迎他们来到银河伊库盟里，给他们带来和平啦繁荣啦永远的发展和延续啦不啦不啦不啦一堆好处。我能读取你的思想而且，坦白说，他们不值得你这么干。”

“对，可是……他们是物质欸！如果他们只是一种低级的精神生命，我还能理解，可他们完全陷入了宇宙的现实这面了，要问起来，这里头的问题可就太大了。”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干？”

“咱们假装没看到他们。那边正有个低级的生命群，咱们去那边吧？”

“想都别想。”

“看看这地方！这肯定有几十万灵魂！或者几十亿！他们怎么能这么挤？他们基本上不值得麻烦。”

“我们的任务可不是问问题，撒拉弗。我们的任务是避免在精神上犯错。”

“可是……好吧，长官。”

“好。现在和他们建立联系。我想快点把事情搞定，早点了结。”

“我一直在试，长官。从我们到这时起就在试。我当时看到了我近未来会犯的错，出于愧疚就开始进行通讯。”

“好小伙。他们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长官。我觉得他们听不到我们。”

“什么？！你试了多长时间？”

“我们一到这就开始试。三千年。”

“可是他们没回？”

“他们是碳做的。他们看起来还不太会用以太振动。”

“你都用了什么传播通道？”

“末日公共频道。在能量精神文明中这个非常普遍。然后我试了银河经文。还是没回应。”

“太高级了。试一下不那么先进的。”

“我还试了几个主流的道德体系，像是‘神圣人生’，‘存在之迷’，诸如此类的低级玩意。他们似乎也没办法收到这个。”

“再简单点，再简单点！把信息缩减到最短，然后用各种方式把它发过去。只要我们建立了链接，之后就能用这种方式通信了。”

“好的，长官。喂——你们！你们好！你们好！”

（向特里·比松致歉）

氮的简介

氮是一种无色、无嗅、无味的气态元素。它不燃烧，也不助燃。相对来说，它比较稳定，不过依然会和氧还有一部分活性金属能起反应。它是氨、硝酸、氨基酸，以及众多肥料、染料和炸药的成分之一。

总体而言，地球的大气大概有五分之四是氮气。比起氧气来，它对地球上生命出现的意义更加重大。所有生命中都有氮气存在，主要是蛋白质，可以说生命离不开它。将空气中的游离氮与其他物质合在一起的反应被称为固氮，有些是人工合成，有些是细菌作用。被称为固氮剂的细菌制剂是在豆科植物的结节中被发现的，这些植物包括苜蓿、豌豆，还有大豆等等。

固氮反应的商业应用有很多。比如用氨基氰制造氨气，用电弧法制造硝酸，用哈伯法制氨气等，在这些方法中，氮和氢会直接组合成氨。

在新泽西特伦顿市工厂忙个不停的精灵和侏儒们，每天夜里都要用大量的氮。

这也是其名字的由来。

注：可能是因为特伦顿的主产业之一是橡胶。

氧气行星

在所有有生命的星球里，氧气行星是最稀有最有价值的。

恒星，不用说，就和尘土一样普通，有了生命之后全都脏兮兮的。

恒星居民们，大到澳大利亚，小到新泽西州，寄生在（就像我们的太阳那样）普通的恒星表面。一颗红巨星，比如毕宿五，地表上的生物那么多，任何光透出去都算是奇观了。已知宇宙的大多数领袖和实业家都来自红巨星。

恒星之后就是气体巨星。因为某些原因，氨气大气层特别利于智慧生命出现。氨气生命几乎都是宇宙游民，甚至都没有最基础的可控制的肢干，他们引导思想的生活。已知宇宙的大多数哲学家和神学家都来自气体巨星。

第三种是真空行星。由于避免了大气层的侵蚀影响，一大票的对磁力、重力或是能量要求比较高的文明因此得以崛起。

这些都是技术类种族——比如说商人、修理工还有艺术家。

最后一种，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氧气行星了，经常被称为“金凤花世界”，因为要有广阔的海洋才能保持住稳定的大气层，这使得它们离自己的恒星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只能处于一个“刚刚好”的距离。

氧气行星之所以有价值全在它们上面的智慧生命。氧气人种一般都会使用工具，遇到危机时脑子转得相当快，非常非常忠诚而且擅长娱乐，另外无论什么本事都学得会。

他们是极好的宠物。

口信

约翰·伯奇协会是对的。往饮用水里加氟的确是个阴谋。但是，和共产主义者们没有关系。

事实证明，牙膏是一种来自外太空的病毒。

在遥不可及的外星上，进化出色的外星人早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我们的存在。他们是仁慈纯洁的生物，因此决心尽其所能改善我们的生活。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设计出了非常细微的病毒使者，并将其发射到真空中。

一百万年来，尘埃在恒星之间漂浮。原始人类从非洲草原发源，并且如外星人们所预见的那样建立了文明。最终，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病毒使者到达了，从夜空中不被注意地飘落下来。

纳米机器自行打开包装。洞察力自动在人脑中迸发。在一系列看似合理的决定之后，氟化物被引入到饮用水中。

不幸的是，外星人早已征服了他们的卑鄙本能，以至于他们完全忘记了战争、种族主义、侵略以及种种人类自身所带来的祸患。这些他们本来也可以治愈的。但是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给了我们他们能想到的最伟大的礼物。

氟化的目的是防止蛀牙。

注：

1. 1945 年开始，美国政府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开始执行饮用水加氟的集体医疗行为。饮用水中加入氟化物后出生的孩子蛀牙率迅速下降了 60%，其他地区开始效仿。但饮用水加氟一直存在争议。2011 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修改了饮用水氟化物的标准，降低了氟的添加量。

2. 约翰·伯奇协会，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的美国阴谋论组织，认为美国已被共产主义渗透，各国政府首脑均为共产主义的傀儡。此组织目前仍存在（并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成员数有了回升）。

赌场规矩

我在拉斯维加斯与恶魔会了面。现在他整天都住在那里。他说灯光对他的皮肤有好处。在午夜我们并走在大街上，霓虹灯在他身上映出一圈光晕。当我们走过时，他的手纷纷纷纷向他致意。妓女们抓起他的手，热情地吻它。当他走过赌台的主持人时，他们一个个都单膝跪下。

“他们管猫王叫‘王’，”我和他说，“可真的，这个‘王’的称号应该给你才对。”

“呵呵。”恶魔说，他挺高兴，“你还真会拍马屁！你肯定在想着出卖你的灵魂的。”

“呃……”

“我已经不干那个了。已经完全不干这种买卖了。老是要为条款和法制辩来辩去，时间全耗在和律师们打交道上了！根本就顾不上生活。”

“那你以后不收集灵魂了吗？”

“我可没这么说。来，我来给你看看现在我是怎么办事的。”

我们进了一家赌场，里头人们正玩老虎机。时不时地，铃声会响起，而赌客们就会面无表情地把硬币捡起来塞回到机器里，就像个机器人一样。

“这台机器被设置好了获奖机率，”恶魔向轮盘赌打了个手势，“上面有三十八个数字，包括0和00。如果你赢了，我们会把三十六个数字里的钱都赔给你。从长期来看，赌场永远是赢家。这就像对不懂数学的人征税一样。”

“不过有时人们就是会交好运。”

“对，然后我们永远欢迎他们回来。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派出私人飞机把他们接来。他们总是会在一年内破产然后进了税务局的局子。”

“这合法吗？”

“哦，当然了。我来给你看看。”他把我带到扑克牌桌前。我无法忽视牌手们那些冷酷无情的样子。“扑克牌这种游戏适合一些技巧类赌徒，只要他们能一直记着哪张牌已经出了，并且保持头脑冷静的话，他们一般都会来这里。”

他把手放在一个牌手的肩膀上：“抱歉，先生。您一直在记牌。恐怕你现在必须得走了。”

那个男人一副跃跃欲试地样子：“对，那又怎么样？我……”

恶魔的眼睛闪着红光：“别让我叫警察来。”

那个男人迅速离开了。

“那就这些吗？”当我们离开赌场时，我问。

“就这些。我们的客户就这么离开，满怀绝望——这种罪全是因为自身——为了返回继续，他们会犯下你能想到的任何罪行。赔率永远在赌场这边。”

“然后你就把他们的灵魂带到地狱里去了。”

“哦，现在不那么干了。我们干得更现代一些。”恶魔指了指其中一个霓虹招牌。“看看灯管里面。看到了吗？那些就是正被折磨的灵魂。他们散发的光是多少奇妙、紧张啊。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地紧张起来，然后就让你更加想来上一把，或几把。”

我得承认，看着那些被折磨的灵魂让我有一点紧张。突然，这一整件事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个好主意。既然这个恶魔已经不再出钱买……我算了下，我也许应该及时止损了。

“好吧，”我努力说出自己的话，“我们之后再见。”

恶魔大咧开嘴，给了我一个看得到牙齿的微笑：“哦，我敢打赌，我们会的。”

电泡菜

你自己试一下：在昏暗的房间里，把两根插针刺到一块犹太腌黄瓜上，每根针都接着根电线搭到另一块腌黄瓜，或是电源上。然后（注意遵守所有安全要求）打开电源吧。

简单概括，无事发生。你会听到嗡嗡声，还会闻到一股恶臭。倒霉的腌黄瓜上会腾出一小团烟雾。

然后呢，那是什么？泡菜的一端发光了！那是明暗不定的可爱黄色光芒。在黑暗的房间里，这光影特效令人沉醉。

这一刻奇妙无比。

此现象的科学解释如下：泡菜里含的水含有氯化钠，它会以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形式自由漂浮在于泡菜细胞间隙中移动的水分里。当电流通过这套系统时，钠离子会冲到你自制设备的一极上，以抓住电子并使其完整。离子上升一个量子水平，并暂时完成。

就像一个没有能力的杂耍演员一样，钠离子可以抓到多余的电子，但却抓不住它。离子从较高的能量量子下降到较低的能量量子，在此过程中会释放出一束光，这就是那可爱的黄色光芒。

莎士比亚就是个电泡菜，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是（在她写《一间自己的房间》时）。他们迷上了时代的精神力量。他们产生的能量超过了自己能保持的。他们上升了一个量子点。他们又下来了。他们熠熠生辉。

你自己试一下，这次插入到时代精神里。感受一下力量。现在，创建你自己的艺术品。熠熠生辉吧。

看到有多容易了吧？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至于泡菜，有点可惜，做完实验之后它就没用了。扔了吧。



恩德的游戏

飞船在恒星之间的真空中明亮地燃烧。他们至少有一百英里长。太空部队的船如同微型玩具一样在燃烧着的残骸中穿梭，躲闪着入侵者舰队的死亡射线，躲过的就活着，而躲不过的就死了。太空部队不缺勇气。入侵者不缺数量。

“这不可能，”恩德气愤地说，“它们怎么能在外太空燃烧呢？那里都没有空气，这太蠢了。”

“船是用纯镁制成的，而入侵者呼吸的是氧气。当船被击时这两者就结合在一起。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教练对年轻的军事天才说：“让我们测一下你的本事。你来指挥。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厉害。”

恩德一接过平板，立即将军队沿七个方向分散开来，发射了等离子鱼雷。突然间，入侵者舰队的四分之一都燃烧起来。然后他把手柄扔到了一边。“这游戏真蠢。你这有 Cheez Doodles 这些游戏吗？”他把一只手伸到沙发垫下，摸索着。

“拜托了。”教练几乎时含着泪在恳求着。他是一名将军，说服了地球政府将所有防御力量交给一个还没到青春期的男孩进行控制。入侵者里的战略家和战术家比任何成年人类都强。只有将所有太空部队移交给一个男孩，然后才有可能远离真实的处境（这样他才不会在因为责任而反应不足）。“如果赢了这局，你可以吃冰淇淋。上面还有巧克力末！”

恩德的眼底一亮，他抢走了游戏手柄，发出了一系列命令。太空部队扭曲、掉头，逃到了超空间——入侵者的舰队紧随其后。

“我们完蛋了！”将军叫道。显示屏上的所有箭头都汇聚在一个小小的蓝白色行星上。“你正在直接将侵略者引到地球方向。”

“他们也这么以为。”恩德坐在沙发上，嘴角弯出一条曲线。

他的拇指快到只留下残影：“但是看这个。我们的船燃烧着每一盎司燃料，而且敌人无法预测这一点，对吧？他们的方向正指向太阳的日冕。他们的船身是石膏板的，可以吸收热量。这正好对助推器产生差不多 10 个 G 的加速——刚好在机组人员的忍受范围之内。”

“但是现在他们不能动了！”

“他们用不着动。你看。我们的最后一艘船正在离开太阳的色球层，而他们的第一艘船正在进入。”

第一艘入侵者的飞船汽化时，闪过一丝光芒。

“瞧？就像你说的那样，纯镁船壳。在火焰中和入侵者们告别吧！”他把控制权交给了将军，“诺，拿着！”

当入侵者的威胁消失时，将军被迷住了，上一个瞬间它们还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下一个瞬间他们就仅是记忆了。

他说：“这是人类伟大的时刻。”他动了动拇指，输入了对太空部队的命令。然后他皱了皱眉。

“他们没有反应。他们仍在前往地球！”

“是的，很规整，对吧？我想他们还是没燃料了，所以他们不如放个烟花。所以我直接瞄准了基地。”

“但是，这太可怕了！以这种速度，他们击中我们的时候，就像一堆核弹一样！”

“怕什么，”恩德说，“这只是一局游戏而已。”

铝箔

要保护自己不被电波控制思想，唯一方法就是用铝箔包裹住头。业余者通常会对这件事做个漏洞百出。他们会把头顶挡住，却把眼睛或鼻孔露出来。不要犯这种错误！给你们的眼睛配一副潜望镜，或者配一个小型屏幕，屏幕的另一头连接到你肩膀上的摄像头。

用橡胶软管堵住鼻孔，这样你就能呼吸了。用上差不多一天时间，您就不会再注意到这种气味。用三到五层箔纸把头部完全包起来。

摆脱了思维控制电波，好处多多。

亲人们会更直接地与你说话。宗教宣教士不会在机场把你拦住。最重要的是，世界终于开始变得有意义了。

甚至当您受控制精神的电波所影响时，你也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第一步是承认现实存在问题。不是吗？现实点！

首先要注意你正在做什么。问问自己那是否有意义。你之前理的发呢？你当时在想什么？还有壁橱里那些你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一个理智的人在格子裤子上花钱吗？你甚至都不喜欢格子呢。

停停停，马上停！你在做什么？在边上网边读有关心智控制电波和格子裤子的事吗？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我不这么认为。

铝箔就在厨房里，在洗碗池旁边的抽屉里。去拿它。现在。为了安全起见，请把你的头完全包起来。

确保它足够松，能让你呼吸。留出一条细缝好看到外面，大约和电脑屏幕上的一行字差不多宽。

将头向前倾斜，靠近显示器，这样您就可以一行一行地读这些字了。你准备好了吗？好。

现在，咱们谈谈暴露在电脑显示器辐射里的危险吧。

智能胸部

新的“神奇胸部”刚刚发布，广告铺天盖地：在广告牌上，晚礼服里的胸部鼓鼓囊囊的，像霓虹灯一样闪着光；在收音机里，胸部的皮下低音扬声器和高音扬声器播放着令人迷离的音乐；在电视广告里，胸部在展示着其强大功能，令人大开眼界。

现实已经比几十年前的更加讽刺了。

女人看上去再也不像人了。她们的鼻子简直无可挑剔。她们的嘴唇很大。她们的眼睛仿照最新的动漫女英雄，本来只有母牛才有这种眼睛。

按照如今的标准，我是一个变态。

我现在被归类为恋物癖。我只渴望自然的女人。她们拥有柔软的胸部和上帝赐予的臀部，还有有着微微凸起的腹部，凸起的曲线变化很小，也无法实时显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到了晚上，我在镇上的肮脏角落寻找酒吧，寻找那些太过贫穷和被边缘化，因此没有将自己弄残的女人们。我把她们带回家，抚摸着她们完美的身体，在一个美妙的夜晚，我会简短地说服她们，她们才是美丽的。

但是，灰蒙蒙的早晨总会到来，她们又恢复了丑陋，开始自我厌恶。她们痛苦而羞愧地走开。我的话语终究无法改变她们的想法。

这些是能令我唤醒的女人。这些是我所爱的女人。

终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愿意留下的人的。

封锁线与偷运者

一到晚上，梦之海的水就会发出磷光。我们的帆船拖着长长的蓝色、白色还有绿色的痕迹在它醒前航过。居住在海下的生物在，无论是集群的还是四散分布的者，也都依着这里的自然本性发着磷光。有时候，我们下面会滑过一条大蛇，在它经过时，其背上那整整齐齐排成一行的斑点就和飞驰而过的火车的窗户一样。但是要更大，大很多！那条蛇有那么大，它从头到脚经过我们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

我们船上的机组人员都不是这个世界、这种自然本性的人。我在清醒之地是个股票经纪人。我没想到会登上海盗船。我从没想过要升任船长。当然我更从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因为路西法本人的一封信就干这一堆子事。

但是这些事情的确都发生了。

我们当时还在希腊阿卡迪亚的海上，发现了三艘满载而去的商船试图偷渡绕过我们的封锁线。我们迅速与它们接触，并把其中两艘送去了海底。我们奋力和第三艘拼搏，并最终登上了甲板。经过短暂而激烈的交火后，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将船上的珍宝运回我们自己的船上，然后将商船拆毁，送它到下面和它的姊妹们团聚去了。

就在那天晚上（梦之海只有晚上），那个服务生威尔过来找我：“船前舱储藏室里有什么声音，先生。”

“现在？还在那儿吗？”我抓住了我的手枪，“带路吧。”

然后我们就在储藏室中抓到了见习船员荷马。他已经砸开了一个故事箱，正贪婪地往口袋里装着。口袋里面的磷光照亮了他的脸。当我握住手枪并将其顶在他的头上时，他的表情变得可丰富了！

所有的船员都参加了惩罚。我剥夺了荷马的军衔，然后用自己的两个拇指按瞎了他的两眼。“你想要故事吗？”我把一小撮这东西塞进他的嘴里。“吃了它！”

然后我把他扔出了船外。

过了几晚，年轻人威尔找到我，跟我说：“对见习船员，我是说荷马先生，对他来说这惩罚过于严厉了一些。”

“他在到希腊的游泳距离之内，刚刚好。如果他猜对了方向，他可能就会安全上岸。到时候他就可以靠讲故事为生。赚不了大钱，但至少可以让他养活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为什么故事这东西这么重要？”

我叹了口气。“小子，我不知道。它们可能以某种方式使人变得更强、更聪明或更厉害。魔鬼不希望他们就这么过去，而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理由已经足够了。”

这件事到这就结束了。但是我现在注意到了年轻的威尔了。他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因此，后来当我们进港（肮脏又呆板的伦敦，没办法，毕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时，我把手枪和弯刀交给了他，让他在我上岸找粮食时看守财宝室。

“眼睛放机灵点，”我对这孩子说，“还有，别起任何心思。”

故事的磷光照在小伙子身上，让他生出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起身立正，说：“我不会的，先生。”

“你最好不会。莎士比亚先生，”我说，“你最好不会。”

浓硫酸

浓硫酸就是浓度较高的硫酸。不过，要简单应用的话，它会使皮肤起水泡，加热后则能向下穿过钢铁。加到钢笔里，还可以用来写评论。

像“国际评论家兄弟会”这样的恐怖组织将它的浓硫酸分为十级。一级浓硫酸的通俗叫法是“气哭了”，二级是“想锤墙或是揍猫”，诸如此类。十级浓硫酸——最好的那种——有时被称为“职业杀手”有时被称为“作死”。主要在于这本事怎么用。

浓硫酸由评论家们自己从作家们仇恨的血液中提取出来。因此，快速死亡只能制造出稀硫酸。因为这个原因，熟练的评论家会在其评论中赞扬少许，以使受害者不会死亡，而是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评论家们将他们的升华当成是伟大的艺术。

伦敦的浓硫酸非常非常强，巴黎的浓硫酸有一种鉴赏家的喜悦感。不过对一个不赖的老式的满是天才的世界来讲，纽约的浓硫酸必胜。

注：浓硫酸谐音为“刻薄话”。



创世七天

礼拜一，我们把游泳池蓄满无菌水，加入能自我复制的长链聚合体。从一开始这就是个小规模试验。实验室利用的是一个公众游泳池，后来我们买下了它，清洗过后用我们拼凑的仪器来监控它。我们加了一些糖到混合液中去，然后让其慢慢沸腾。

礼拜二，池子里充满了微生物群落。我们开始着手教它们如何计算，接着是如何思考。自从它们以每小时数千代的速度繁殖后，进化的压力飞快地推进了它们的智力。

礼拜三，微生物体拥有了完整的意识。我们开启了一瓶香槟酒庆祝。也许我们几个人喝得太多了。在一个补给储藏室里，威尔金森博士被发现和一个年轻的实验室技术员在一起。不过，谁能责备她呢？我们都感到太兴奋了。

礼拜四，泳池生命要求使用互联网接口。等到我们发现它们在与我们公司的竞争者做生意并利用差价购买股票的时候，它们已经将兴趣转移到新科技上去了，而且还拥有了好几项颇有价值的专利。威尔金森博士与它们进行了一次严肃的会谈，讨论关于遵循正规途径的必要性。

礼拜五，我们发现实验室已经被一个财团购买下来，可它其实是我们的泳池生命的一个代理商。为我们自己的试验物工作令人感到有点儿奇怪，但威尔金森博士将我们召集在一起，提醒我们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抱怨它的规则只能是徒劳的。泳池生命对她的演讲表示满意，因此它们给了她一笔现金分红。

礼拜六，怪事发生了。一份来自我们上级的文件命令我们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水溶性毒品的研发上去。第二份文件则宣布，从此以后所有实验室人员每星期二都要身着与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相称的女性贴身内衣。第三份文件则指定威尔金森博士必须把她的名字改为菲菲。一时间士气急转直下。

礼拜日，泳池生命宣称它的目的就是要接管世界，奴役所有的人类。威尔金森博士向泳池中倾倒了15加仑的次氯酸钠，干掉了里面的所有东西。我们聚到一起，呆呆地站在泳池边，往下盯着泳池里面棕色的东西。有的人开始哭起来。

“不要为它们而难过，”威尔金森博士怒吼道，“它们只不过是些浮渣罢了。”

阿尔贡之眼

射手阿尔贡既不是战士里最强的那个，也不是技术最高的那个。

不过，他有只不同寻常的眼睛，可以发现弱点。在追捕原牛时，他会把箭杆直射进牛脖子和肩之间的接点。在钓鲑鱼时，他会真射进鱼鳃。如果你把一颗没加工的钻石放到他面前，他会眯起眼神研究上一二三个小时，等到完全有把握进行关键一击时，伸出手用指甲朝钻石轻轻一磕，然后……哇哦，平整的一面就下来了。

但在夸张之城，他的这项本事仍然无足轻重。这里的人们有的可以把银变成金，有的可以从森林里召唤出鹿或者从空中召唤来群鸟。他还算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但价值实在不高。

直到有一天，巨龙斯玛洛来袭。

战斗已经到了最糟糕的时刻，木制的城垛陷在熊熊大火中，套在桶中的军队也在发抖。阿尔贡站在高处的屋顶上，抽出箭矢，透过烟雾眯眼细看。斯玛洛吼叫着，冲着城市飞来，它掠过下方的湖面，带着超自然的愤怒前来复仇。它真正的目标是精灵女王格洛拉冉，有了她湖人们才在邪恶的黑暗之主那里获得了庇护。但是，传说中的夸张之城如果毁灭，它那颗邪恶的心才更会喜悦。

龙来了，如同一座飞来的毁灭之火。金色的龙息顺着它的爪尖流下。

阿尔贡举起他的弓，把弦拉到了耳边。

他放了箭。

箭飞得又直又真！飞过龙火时，箭尾的羽毛崩裂爆开，在两口龙息的短暂间隙，被熏烤得又黑又脆的箭杆正中目标，深深扎进了这只大蜥蜴的肉里。

巨几乎龙当时就死去了，身体扭曲抽搐着坠入湖心。这时，一只手拍了拍阿尔贡的肩膀。

“谢得好，神射手！”一位可爱的女声说。那正是精灵女王格洛拉冉本尊。

阿尔贡还在紧盯着下面那只正随着漩涡旋转的昏迷中的濒死巨物，手上已经拿出了第二支箭。条件反射之下，他看到了她的弱点。条件反射之下，箭头朝上，正中这位高贵夫人的心脏。惊奇之中，他看到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在跌向地面时，她的生命之血溅了他一身。

“呀。”他说。

香蕉

电解质是能够在人体中跨细胞膜移动的信息传递离子。没有它们，您都无法启动。但是，如果您想避免心脏病（如果您想永远活着），你必须首先减少钠离子的摄入并用钾离子代替它，以此维护电解质的平衡。

为此，您必须吃香蕉。很多香蕉。你这辈子每天的每一顿饭，都是如此。

香蕉富含钾。这就是猴子吃它们的原因。钾对所有类人猿类都有好处，当然也包括人类。它可以延年益寿。

实际上，钾是永生的关键。科学地讲，还是得警告你一下，获得永生毕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小小的副作用，您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首先是长毛症。除了手掌和脚掌外身体到处生长出厚厚的豪气的毛，许多患者会因此感到沮丧。特别是女性会因为乳房有毛很沮丧。但是，在预期中，这些乳房会渐渐收缩到飞机场的程度，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不算什么问题。

突然长出尾巴更成问题。特别是当发生在年轻的男性身上时，他们看起来永远不会有什么幽默感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新的肢体其实也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在徒手荡秋千时。而且正由于新的弯曲姿态和加长的前肢的出现，人们会不行不采用徒手荡秋千的方式赶路，这倒成了一种隐藏的天赋了。

最后，还有智力的问题。许多想长生不老的人似乎过分地依赖自己的智力，当他们确切地意识到自己为了得到它要放弃多少智商时，他们会非常生气。在这一点上，读者尤其容易遭受暴力侵害。

不过，这种愤怒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永生者们会很快适应新的心理状态，甚至比起自己的旧时光会觉得自己的新状态更好。至少观察者们相信是这样。因为讲不了话，永生者们当然也就没办法说明白他们在想什么。不过他们似乎很高兴就是了。

所有这些障碍，有些人始终无法克服。然而，其他人，其他更有卓识远见的人，将意识到他们会为了永生不惜任何代价。未来是他们的。它也可以是您的，而且价格合理。立即注册吧！

来呀，猴子们！你们想永远活着吗？

启示录天使

当启示录天使组织的人找到我时，我正在为某个东欧独裁者锻造骨头。这个独裁者我叫他弗拉德（不过这不是他的真名字），他对骨头的需要非常迫切。我根据年代久远牙科和病历，用液态钙雕刻出头骨和部分骨骼，创建出残暴的样子，这样子会让他的政治对手们无地自容的。他们会倍受打击，这样当他们一个个被他干掉时，都不会人反对。

然而，启示录天使有个更高的目标。他们中的一个成员，一个肥胖的流汗男人，向我解释了这一点。

“我们需要证据。”他说，“表明善良的主已无法以祂无穷的智慧带领我们前进。”

“那你们需要的是谎言。”

“为真理服务！我们并非要您制造任何与我们已知的事实相悖的东西。”

拿了他们三百万美元之后，我去了洛杉矶，给一个霸王龙骨架上做点最后的工作。这只霸王龙的椎骨上会扎着根石矛尖，而一个原始人的骨架正好挂在了它的牙齿上。在科摩崖，一群信神创论的地质学家正在准备场地，之后他们就会恰好“发现”这里。

“这样撒谎骗人难道不会让你良心不安吗？”当那个汗乎乎的家伙来取货时，我问他，“我觉得你们宗教的创始人不大会同意吧。”

“我们没得选了！达尔文主义必须被推翻。马上！我们就要完蛋了。在全面核战开始之前，我们都只有几年能活了。”

我笑了：“这可有点极端，你不觉得吗？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你说的核战争谁会发动呢？巴基斯坦？还是朝鲜？”

那个胖子也笑了，他的笑容有种宗教经典里高高在上的“义人”对卑微众生怜悯的感觉：“哦，不用担心。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特工这时候正在处理它。”

宾汉姆的府邸

21 世纪初期，钪几乎没有什么商业用途，这主要因为它的极度缺乏，每磅价值数千美元。2098 年，科利谐和引擎被发明出来，钪的价格涨到了顶点。涨到了顶点，继而突破极限，继续攀高！成百上千的业余发明家用他们蹩脚的手艺安装了科利引擎，一窝蜂地飞入空中，到小行星带去寻求他们的财富。

凯特·萨摩戈登采取了一种更为稳重的方式。她买了一艘二手飞船（那些极少成功返回的一艘）和一堆贱如尘埃的矿藏开采权，成立了萨摩戈登专业采矿公司——那些倒闭淘汰的矿山中往往含有比较重要的铂、锰、金等矿藏的痕迹。凯特是一个逆道而行的人，她寻觅除了钪以外的任何东西。

这就是她自己身处小行星“宾汉姆的府邸”——一个几乎没有重力的矿井里——的理由，这颗什么都没有的小行星是她刚花 5000 美元买下的，并答应捎宾汉姆本人回家。“我本以为赌中了一把大的，”宾汉姆悲哀地说，“但分光光度计表明这块地层除了石墨什么都没有。”

“石墨？对我来说这看上去可不像石墨。”凯特用她自己的分光光度计在矿物的表面扫了一遍。“你的设备一定是出错了。这是纯钪。”

“什么？！”

“大量的纯钪。足够整个北美消耗上 3 个月。”凯特笑道，“不过，还达不到明显使市场价格下跌的矿藏量。”

宾汉姆掏出了一把枪。这是一把很粗糙的枪，看上去就像是他曾祖父的小型廉价手枪。但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不得不杀了你。”

“不要！”凯特叫道。“这足以让我们两个都发财了！我可以作废那个旧合同的。”

“不，”宾汉姆缓缓地说道，“我觉得应该把它全留给我自己。”

他开火了。

许多人认为在真空中用手枪射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并非如此。氧化剂是被密封在子弹壳里的，空气根本就多余。

更多人认为击中一个站在 6 米远的人相当容易。对一个熟练的射手来说，当然没问题。对一个很少或未经训练的人来说，穿着一件真空服，在低重力环境的压力下射击会怎样呢？什么都不会发生。

子弹射偏了。

可是，物理学规律却不容忽视。对每一个动作而言，都会产生一个相等但相反的反作用力。用手枪射击就像点燃了一枚小型助推火箭。

宾汉姆向后射出了矿井，坠入无尽的夜空。

凯特·萨摩戈登凝视着他的背影。“宾汉姆的府邸”太小了，他已经达到了数倍的逃逸速度。宾汉姆的太空服能存有大约可供使用一个小时的空气，而他们在小行星表面已经呆了 40 分钟了。她能在 5 分钟内抵达她的飞船，但以他飞行的速度，飞船至少要半个小时才能找到他，保持与他相同的速度并接收他。

“哦，倒霉蛋，”凯特说道，“我就知道它全是我的。”

杀手机器人

“可恶，肖恩，漫画书作家是不会采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

“我就会。”我说，然后钻进了机甲。屋顶从顶到底整个儿爆炸了。当我大步向前时，墙壁都坍塌了。

在外面，人们大声尖叫着从他们的房子里跑出来。他们看起来就像蚂蚁。太好了。我对我这角色的动机有了很深的了解。

但是当我对约书亚说这话时，他开始挥舞双臂。“钛没有任何动机，他只是一个巨大的杀手机器人！他的程序就是摧毁！”

“谢谢你提醒了我，”我说。我点击了“蹂躏”组合键，并看着机甲完成了指令。好的一面是，它可以把房子压平——只需要六脚。坏的一面是，它的动作看起来像是一个充满孩子气的三年级学生。以后我再写程序时得解决这个问题。

“看，也许你应该把这东西关掉。”约书亚说，“警察们来了。”

“棒极了。”我开始拾起警车，把它们一个个扔上了天。做比说要麻烦。我不得不弯下腰，并保持机甲的后背挺直，不然就会翻倒。但是，当汽车撞到一起时，它们突然起火了。真是太酷了。“我对这个项目的感觉很好。钛绝对能赢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和你说话。”约书亚以一种低落的语调说。

“因为我掌握了疯狂的技能，就因为这个。嘿！想看到这个婴儿要掏出一栋摩天大楼吗？”

“不，不想。”约书亚保持沉默了几分钟，当时我正大步跨过沃尔特惠特曼大桥，朝费城继续前进（那里有很多好材料。）然后，他突然说道：“那个曾经和你一起在 Bot Killer 工作过的作家叫什么名字？”

“本·戴维斯。有点本事，可有点懒。他不愿意为了一流漫画做这种必要的研究，”我把水塔推倒，“你干吗问这个？”

约书亚恐惧地指向天空。一个正飞在天上的巨型变形金刚机器人正朝我们咆哮着。它发射了空对地导弹。“因为我认为他刚变得更有野心了。”

我们脚下的桥爆炸了，机甲掉入德拉瓦河深处。我抓住了控制权，把进攻性武器装备上线了。

这太棒了！

贝贝

她是辆有着双摄像头的 57 型保时捷，配有一颗奔腾 88CPU，尾鳍倾斜，全身镀铬。看到我，她把车顶摘下，我从侧面跳进驾驶席。她为我调整好座位，完全合我意。

“去哪儿，头儿？”她问。

“你想去哪就去哪，贝贝。咱们去兜兜风。”

我们上了路。上上下下，收音机开着，整宿整夜那轮大圆月都在跟在我们的屁股跑。

我们在俄克拉荷马州北部的某个地方时遇到一辆浅白色敞篷车，它轰鸣着超过我们，就好像我们原封不动一样。驾驶员是个女人，一头长长的金发在她身后飘扬，就像面旗帜一样。她很年轻，胸脯很大。我很肯定这一点，毕竟她没穿上衣。

她驾车咆哮而过时，冲我们伸出一根手指。

在车屁股上贴着一张手工制作的牌子：如果你能追上我，我人就是你的了。

“你觉得怎么样，贝贝？咱们能追上她吗？”

“她的车和你的一样好，头儿。”

贝贝冲了上去。

过了数不清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三个州之远的地方追上了这个白色敞篷车。贝贝假装要左转，然后迅速右转超过了它。她随后又追了上来，然后慢慢地，正好在大峡谷的边缘停下了车。

我要领取奖励了。我进了陌生人的车后座里。这车没有搭载专门定制的 AI，所以毫不介意为了留给我们俩一些私人空间而被关掉。事后，我们聊了聊。

这位女士的名字叫西莉斯特。我们俩真的很合拍。我们志趣相投。到黎明到达峡谷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热恋状态了。

我没有定居的地方，所以西莉斯特请我跟她一起住。我想也许是时候结束自己的无根之路了，就同意了。我们商量好我来开车，她的车可以跟在我们身后，一路到家。我把她车屁股上的牌子撕了下来，扔得远远的。

不过当我回到贝贝旁边时，车顶已经升了回去，她不肯开门。“拜托，”我说，“别恶作剧了。”

“你怎么能这么做？”贝贝叫喊了起来，“我不是一直都在这等你吗？有什么事是那个婊子能给你，而我却做不到的？”

“你是说，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凑一块时吗？”

“是性，对吧？永远是性！该死，爱情可远不只肉体方面的事！爱情是两颗真心、两个独立的灵魂的结合。我以为我们就是这样！我以为我们不一样。”

“我说，别这样，”我有点尴尬地说，“我不会甩掉你的。我是说，西莉斯特和我，我们不会。”

“我才不会和别人分享你！绝不会！”

车轮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贝贝快速倒车，停车，发动机隆隆作响时，她窜了出去。

“西莉斯特！”我喊道，“快跑！”

可她并不是朝西莉斯特去的。也不是冲我而来。她用能达到的最大速度，直接冲向了大峡谷。有那么一小会儿，她飞了起来。

当她掉到谷底时，一阵爆炸的火光闪过。

西莉斯特轻轻地把一只胳膊绕在我的腰上。我摇摇头，难过地说：

“女人啊，谁能搞懂她们呢？”

涂鸦

拉斯科岩洞艺术家将锰矿石和木炭混合到他们的黑色颜料中。而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则用锰氧化物加深他们的棕土颜料的棕色。锰蓝这种颜料在 20 世纪时就耗尽了。20 世纪和 21 世纪涌现了大量的艺术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很糟糕，但他们所有人都想创作出最优秀的画作。到人类在外层空间中播撒下第一批移民时为止，所有从地球表面采集的最好的天然颜料都耗尽了。

巴姆沃特是一颗外行星带的小行星，距离地球那么远，以至于当萨姆·伊文松跌跌撞撞地降落在它上面时，他已经飞行了 3 个月。一次由夏日花园专业矿产公司委托的超长距测定表明，在巴姆沃特上富含锰铁氧化物。萨姆被送来这里来是因为他不在意孤独。他在电子美术板上涂涂抹抹，打发这 3 个月。这真的是他最喜欢的。

测定是正确的。萨姆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挖掘出了最上等的天然颜料。他兴奋地搬运着。当飞船的货舱装满后，他把自己用皮带捆在飞行座椅上，启动了基利引擎。

一阵闪光过后，埃塞利管烧断了。引擎报废了。

所有的生命维持系统都有备用的，因此它们还能用。萨姆拥有一年的食物和氧气给养，因此他还好。但是飞船除非弄到一根新的埃塞利管，否则哪里都去不了一当然，它并没有携带有多余的一根。于是，萨姆呼叫后方基地。他们允诺将立刻发送一艘无人驾驶营救飞船。“只是要坚持 3 个月，”夏日花园的监察官说道，“你会安然无恙的。”

“没问题，”萨姆捡起了他的美术板，可它没有启动。当管线爆裂时，它正在充电。功率骤增将它烧毁了。

“嗯，现在，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他问自己。他瞄了一眼一侧舷窗外的小行星表面。平坦而且诱人，宛如一张画纸。他想到了货舱中的那些颜料。

3 个月后，当无人驾驶营救飞船载着新的埃塞利管到达时，货舱几乎已经空了，整个小行星被庞大的图画所覆盖。野牛！骏马！飞船！巨鲸！

萨姆返回了地球，结果连遣散费都没收到便被解雇了。

100 年后，巴姆沃特（自那以后，被重命名为伊文松）被申报为太阳系文化遗产。

1000 年后，克服了当地平民的强烈反对，它被迁移到宇宙银河联邦的首都——自由行星的轨道上，在那里它得到了彻底的赏识。

如今，它成为曾经以“人类”这个称呼而知名的那个令人着迷的种族惟一现存的手工艺品。

而当初的萨姆仅得到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这是份轻松的工作，带给他大量的时间在晚上画素描。他过得很快乐。

铁马纪元

如果哥伦布的舰队没有在抵达新大陆之前一下子就沉没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不同。如果船上没有一个军械工人没有一个铁匠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不同。如果加勒比印第安人没有采用最近的技术而可以像鱼一样在水里航行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不同。在莱奥波尔多·迪·比萨在 1598 年发现墨西哥的同时，北美洲和南美洲正处在工业革命的剧变中，阿兹特克帝国已经覆灭，印加皇帝把他们的文明向北延展，穿过墨西哥，直达现代化的得克萨斯。

在那儿他们遭遇了印第安人的平原部落。

再没有比一个阿帕奇族的战士涂着战争迷彩穿着皮夹克在阴影中骑着他的“铁马”（当时称为摩托车）出现更浪漫的画面了。再没有比一个科曼奇族在多辆货车的掩护下向下冲锋时突然发出的怒吼更能叫印加贵族心惊胆战的声音了。

尽管我们仍然将平原战士们视为自由斗士，战争的结果仍然不可避免。印加文明有工业基础，而历史更青睐具有科技优势的那一方。

不过，科曼奇族和阿帕奇族的战士们仍然证明了他们的勇气和本领，所以甚至到今天他们仍会被雇佣为雇佣兵，以安抚澳大利亚和俄罗斯里偶尔想逃出自己的保留地的当地人的情绪。



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

“一支五分钱就能买到的好雪茄！”财政部长巴宾格把手放在桌子上，“有人请告诉我那玩意是怎么回事？”

“是托马斯·马歇尔，先生。”一位粗心的助手说：

“啥？”

“托马斯·赖利·马歇尔，1854 至 1927 年人，在 1913 年至 1921 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副总统，他以机智而闻名，尽管没人知道怎么个机智法。”

“谢谢你。”巴宾格讽刺地说。“谢谢你的历史课，年轻的斯图尔特硕士。我们的整个经济将要崩溃，而你正在向我讲解伍德罗·威尔逊那机智的副总统！”

“老实说，先生，”另一位助手说，“我看不到新的个人纳米工厂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损害。它们会降低价格吗？那是件好事啊！昨晚我把旧衣服扔进了我的工厂，而现在我只要支付 5 美元的许可费就能得到一件真正的阿玛尼。”

“可那个，”巴宾格说，“正是问题所在。我们这里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稀缺和匮乏的基础上的。如果每个人都想要所有的精美食物，稀有葡萄酒和好衣服，同时只需要付出破布和稀饭价格，那谁还会倒我们的痰盂或是打扫我们的厕所？谁还会来干粗活？”

“也许我们都应该做自己的剪裁工作，先生。”年轻的硕士斯图尔特说。

巴宾格瞪了他的助手。“我会假装你没有这么说的。”

他拍了拍夹克的口袋。“该死！我把雪茄盒忘在家里了。”“来，先生。抽我的吧。”

巴宾格接过雪茄，嗅了嗅。“古巴货。独一无二的雪茄。”怒火在他身上爆发了，“天哪，你一直在偷我的雪茄。你被解雇了！”

那个年轻人镇定自若：“对我来说还好，先生。我已经存了几百美元，够我花很多年了。不管怎么样，我一直在考虑换份工作。我怀疑最近有很多人正在考虑换工作。”

他在门口停了下来：“雪茄你留着吧。它只花了我五分钱。”

幸运硬币

休伯特·斯马克是在一家小店里发现它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有破产后一蹶不振的失败者会错入这样的奇幻小店。昨天小店还不存在，明天小店已经消失，只有今天，只要你进去，三块钱就能买上一幅达芬奇画的文艺复兴时期王子的油画；还有绝对正品的爱情药水，而用来交换的不过是你的灵魂。噢，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货架上满满的都是魔术伞、纳尼亚和巴松的地图、独角兽的角、zap 枪、老电话、羊皮纸。

休伯特·斯马克害怕地离开货架，生怕它倒下来砸到他。他就是那种会被架子砸到身上的人。他就是那种被取了个“休伯特·斯马克”名字的人。他是就是个活生生的倒霉鬼。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不过他读过很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奇幻小说，他知道他闯进了什么地方。当他看到正昏昏欲睡的老板前面的柜台上的那枚小小的、闪亮的铜币，旁边还标着“幸运硬币”时，他知道，他一定要买下它。

“这真是枚幸运硬币吗？”他问。

“有史以来最幸运的硬币了。”老人回道。

“多少钱？”

老人说了一个价，价高得让他脸色发白。不过他还是付了钱，捞起幸运硬币，走出商店，人生中头一回只觉得前途明亮。

就在这时，一颗小行星直接砸向了他，顺便把周围六个街区都砸了个稀巴烂。

工人们过来清理现场时，其中一个发现了一枚小小的铜币，就在残垣断壁的正中间发着光，完好无损。

“嘿，看那个，”他对他的伙伴说，“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硬币了。”

黄铜

当战士走过门时，土八该隐，那个打造匠人的祖师爷，正在他的铁匠铺里努力 working。这时候，亚当家传到了第七代人，战争看上去还不像是那么回事。该隐与亚伯之间那场最早的战争在这个年代被认为恐怖无比，没人会觉得战争应该再次发生。但是塞特·亚伯有点新想法。“你在做什么？”他问。

那个金属匠人把他打的东西翻了个身：“犁头。”

“我在想你能不能给我也来上一把，只不过要长点，而且直点，边缘再给我整锋利点？”

“当然没问题。”土八该隐把打得亮堂堂的金属从锻炉上抬起来，“这么长行吗？”

“行，但是我希望它再细点。就像一个楔子那样。然后在一端安上个手柄，用一点金属把它们连起来。”

土八该隐亲切地答应着，把这条长长的黄铜放在砧上，用锤子和凿子将多余的金属切掉。然后他又锤打了很长时间，最后把它放回到了锻炉里。“你要收获的田肯定很奇怪吧。”他攀谈说。

“是的，那会是场深红色的丰收。”那个战士懒散地捡起一条灰色的金属条，“这是什么？”

“锌。就是它让黄铜有了硬度。铜赋予了颜色，但锌赋予了强度。”

“强度对我来说很重要。一是强度，二是保持优势。是你父亲教的你怎么混合金属吗？”

“不，这是我自己发明的。”

“那么，你是唯一会做黄铜的人吗？”

“还有我的儿子们。”

“所以，如果我杀死了你们三个人，那就再没有其他人可以制造黄铜器了是吧？”

“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奇怪的事！我想是这样没错。”

战士大笑起来：“好吧，那我明天再来。一定要让你的孩子们也过来。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了。”

说完他就走了。

土八该隐想了一会儿。他不喜欢他想的方向，但他还是随任自己的思想发散。然后，他在锻造炉中又放了两根黄铜棒。

犁头们都打造好后，他仔细研究了它们一番。这些犁看起来很危险。他觉得在破地这用途上这些犁没有太大用处。但是它们可能很适合用来干点别的事。

第二天，他把两个儿子叫了过来，并给他们都配上了黄铜打造的那东西。他们人都是好人，而且够强壮。“躲在后面的房间里。”他说，“从隙里往这边看。别发出声音。”

他的大儿子不太确定地说：“父亲，您在怀疑什么？”

“我不愿意提起那个名字——那个名字太肮脏了。现在进去吧。”

他的儿子们听从了他的吩咐。土八该隐回到他的锻铁炉那儿，继续他的思考。

如果他错了，那一切都好。如果他猜对了，那他会死，但他的儿子们会。他们强壮、聪明。他们会知道该怎么办的。死两个人是一件可怕的事，谁都不会想到这么可怕的事，但即使如此也比死三个人强。他希望你猜错了。他也希望，如果他猜得真的没错，那么此事可以在此刻被了结。

战士吹着口哨走了进来。

锗

整个锗国被分成三个部分。居住在第一块的是比利时人，第二块是阿奎塔尼人，第三块的居民在他们自己的语言里叫“凯尔特人”，我们则称为高卢人。呃？什么？你确定吗？好吧，算了。我这就重新开始。

锗是一种漂亮的花。天竺葵属，原产非洲南部。广泛作为房屋装饰或婚礼用花被人们所种植，多个变种都有艳丽的花朵。还有一些因为叶子有香味而被种植。美洲本地的野锗属于牻牛儿苗科？

哦，拜托！不，别，我会记住你的话的。不，真的，没问题。我是专业的。我能干好这个。

锗是一个由有毒微生物完全居住的自由独立的共和国。流感党随着 1998 年广谱抗生素的发明而衰落，天花党在其之后开始执政。1665 年，一群鼠疫杆菌遭受英国当局的迫害，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哦，天啊。

真的，这太过了。我正试着在这工作呢！帮一点点忙就这么难吗？好吧。我猜是这样。

好吧，深呼吸。想象一下，黎明之中有一片平静的湖泊。伸展四肢。不要紧张。我现在没事了。

那个极端女权主义者，是叫锗·格里尔是吧？好吧！就是这个了。这是因为个人仇恨吗？你是在用这个骚扰我吗？我冒犯过你吗？不然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不，我猜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猜你是……？

啊，对，没错，我懂了。对。没问题，我知道了。不过话说回来，你呢，试着配合一个，好吧？好，那么，咱们再来一次。

锗是一种元素。对吧？是种元素吧？喂喂？

真的？！那我就能继续了，你不会再来打扰我了？好。我正盼着这个呢。“锗”的名字来自于英语单词“germane”，意思是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呃，和其他元素不同，锗不是由中子、质子还有电子这些物理条件组合而成的，而是纯粹由“相关性”这一哲学概念构成的。什么？又错了，我？我去。

我看错你了！好吧，你想让我说什么好？真的。真的。真的。好吧，你怎么想，我就怎么说。别顾及我的感受了！

锗是一种稀有的灰白易碎的金属元素，肉眼看上去像是铅或者锡。通常状态下锗为四价化合物，可用于电视晶体管、大功率的光电传感器，还可以和硅一起做红外设备的摄像头。当然，人们会想方设法让你相信这东西不会分成三块区域、也不是一种花，也不是一个国家或某个女权主义者，更没有什么“相关性”之类的哲学意义。

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总以为他们懂的更多。

注：

日耳曼 (Germani)，天竺葵 (geranium)，杰梅茵·格里尔 (Germaine Greer)，贴切 (germane)

卢克雷齐娅·博尔贾

总的来说，卢克雷齐娅还是个好姑娘，虽然她确实有自己的缺点。她的家人，比如说吧，就是其中一个。和姓博尔贾的人结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喝汤吗？”她问她的新婚丈夫。

“不了，谢谢。”婚礼前夕，安东尼奥的父亲与他有了一番长长的谈话。他已经详细了解了卢克雷齐娅的情史。它让安东尼奥印象深刻。“我现在还不饿。”

卢克雷齐娅脸红了：“那么，也许我们应该先喝上一杯酒，然后再……你懂吧？”

“我也不渴。”

“我明白了。”她开始解开上衣的扣子，闷闷不乐道，“那给我那小瓶草莓油。你可以把它倒在我身上，然后再把它舔干净。”

“不！”

卢克雷齐娅的手指僵住了。“你是同性恋吗？”

“当然不是！”安东尼奥脸红了。他结巴起来，咳嗽了一下，然后开始把整件事讲了出来：他有多害怕中毒，也多么不想向卢克雷齐娅的前六个丈夫一样死掉。

“可是亲爱的，”她抗议道，“那不是我，而是我的家人干的。你知道一涉及到政治他们会有多疯狂。但你对这用不了担心什么。你没有地位也没有钱，而且即使你有，你的父亲也已经让我签了声明，上面写明了我什么都不能从你那继承到。我热衷于嫁给你的唯一理由是我被你深深地吸引了。毕竟，你是一个非常性感的男人。我可能有什么理由要你死呢？”

“没有。”安东尼奥坦承说道。

“那就向我证明你信任我，”她把葡萄塞进他的嘴里，“吃吧。”

安东尼奥犹豫了一下，然后勇敢地点了点头。他嚼下，咽掉，然后断了气。

卢克雷齐娅把眼角的眼泪擦了擦。她真的很喜欢这回这个。他是如此友善、可爱又专一……她开始脱他的衣服。

有时候，当个恋尸癖真让人遭罪。



钢铁之躯

“我怀孕了。”露易丝·莱恩说。

超人的脸涨成红色：“你没采取预防措施吗？”

“当然，我采取了预防措施。你觉得避孕环能阻止你的精子吗？小蝌蚪可能撕破它就像撕一张薄纸一样。”

超人不由自主地笑了笑：“跟他们老爹一样。”

“是的，那么，您最好开始想想石头的事了！我是说钻石。”露易丝高举无名指，手指摇晃着。她知道将一块煤挤成一堆亮闪闪的东西对他来说几乎算不上要求。

“而且我希望能教堂婚礼，在婚礼上举行招待会，然后去度蜜月。”她开始哭了，“那就是我小时候到现在一直想要的所有东西。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这场面真难看。在终于设法用诺言和亲吻使露易丝安定下来之后，超人尽可能快地飞了很远。

北极以西的某个地方是孤独堡垒。那是他要去的的地方。那里有一块氪石，包裹在铅里面。他捡了起来。

“生存还是毁灭？”这些陈词滥调回响在他的耳朵里。他不是哈姆雷特，也不应该是。他就像蛮王柯南一样，是一个纯粹的人，仅靠蛮力去解决问题。女人使一切变得复杂。

或者？他凝视着手中的石头。容易。一小束热视线扫过，铅会像水一样流淌，氪石那致命的辐射将他淹没。

他叹了口气，把这致命却贵重的矿石放回了架子上。那里没有答案。就他所能看到的（实际上他能看到很远）来说，任何地方都没有答案。他将来不得不娶露易丝。

他也希望他能喜欢她多一些。

愤怒中，他撞倒了墙，这弄塌了堡垒的整个侧楼，并使地震仪跳动了南方的旧金山。

“该死，我只是人类！”他痛苦地大喊。

但是这些话也听起来空洞而虚假。

非虚非拟，真正的锆！

实体棒球是在钻石（菱形场地）上打的。虚拟棒球是在锆上打的。您不会认为差别不大，但实体棒球球迷们是势利小人。他们觉得，如果不是钻石，棒球就不会像以前那样闪闪发光。

废话！

许多实体球迷对虚拟体育的敌意只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虚拟运动员比真正的运动员厉害得多。每一项运动都有其黄金时代。您还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还有 J 博士、摩西·马龙与梦之队在的篮球吗？

把当时的情况和今天的比比看。现在正巧是虚拟棒球的黄金时代。

也正因为这样当前的丑闻才会如此不公！甚至对芝加哥黑客的审判也要在网络法庭上进行，而在审判过程中他们绝对会让强大的专家团代替他们自己参加，这说明什么？每个桶中总是有一些烂掉的苹果。

让如此众多虚拟球迷的信念动摇的是伟大的虚拟击球手“无鞋乔”杰克逊的事，对他的审判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人比这个脚本菜鸟更好，当时还是十岁的他匿名闯入了法院的系统，并在欢迎屏幕上放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一个衣服破烂的报童，眼里含着泪水，哭着说：“Say it ain't so, Joe!”

西部英雄的黑暗秘密

电视剧里不会跟你说，独行侠怕狼人怕得要命。这是他最黑暗的秘密。这是他用银子弹的原因。坐在林中空地的篝火旁，郊狼的嚎叫声让他面具下的脸变得苍白。

“狼人可不系什么大问题，基莫沙比，”唐托用他那可爱的混音说，“他们系自然界的生物，和你我一样。怕什么？”

但是带面具的外国佬没有听。在艾比利尼，在阻止了一场牧场争端之后，他去看了一名弗洛伊德心理学家。“你对狼人的恐惧一看就知道是一种保护。这种情况大多是源于童年时的创作经历。”

“比如说？”

“呃？”弗洛伊德心理学家耸耸肩，“你的父母有没有可能是被狼人杀害的？”

在拉雷多，在阻止了一场印第安部落的大屠杀之后，他去看了一名容格心理学家。“狼人是你的影子，你黑暗的另一面，”他说，“它象征着你害怕面对的任何东西。”

“那么，你是说，对狼人其实我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是吧？”

容格心理学家瞪起眼来。“你疯了吗？狼人危险吗？这种混球要躲远点！”

在靠近边境线，在从一个贪婪的庄园主手里解放了他强制奴役的一村庄墨西哥人后，他去看了一名肖尼萨满。“狼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动物，”萨满说，“它带来启示。你不能害怕它。”

“我感觉好多了。我该怎么报答你？”

“几颗银子弹怎么样？这几天夜里有什么东西在徘徊，普通的子弹对它根本没用。”

那一夜，回到林中空地，唐托悄悄离开独行侠的帐篷，把手环在嘴边，发出一声冷彻人心的号叫。

独行侠诅咒着，隔着帐篷的帆布就开了火，一枪接着一枪。

唐托弯下腰，小心不被子弹打中，一边咯咯笑着一边跑开，消失在了夜色中。

电视剧里永远不会跟你说的事还有：唐托并不像故事里演的那样一本正经。他还是个有个坏习惯的恶作剧实践者。



把闹钟当作心的人

锡皮人叹了口气。他想念桃乐茜。他想念奥兹玛公主。他想念西方善良女巫。

最主要的，他想念没有心的日子。

噢，那才叫日子呢！他走在奥兹国黄色的紫色的绿色的砖道上，一点也不去想异性的美人。他绝不会在雨天在窗外给拼布姑娘唱情歌，或者威胁她说要是不给他一个吻他就自杀。他不会经受一点点良心的煎熬，不会独自一人在夜里因为欲望而失眠。他是个伟大的荣耀的没有心的兽类。

巫师曾试过警告他。只要再有一件东西碎掉，他说。想想你双肩中间的地方要用来放午饭、备件、一本平装书，该多有用啊。为什么要放弃呢？但当时锡皮人没有听。

现在他多愿他听了。他的心曾是个钟表，一直哒哒响，提醒时间正在流逝。时间的流逝提醒他想到人必有一死。死亡提醒它想到爱。

爱的问题的是？

闹铃在他的心里响了起来。锡皮人不高兴地中止了思绪。又是恋爱的时候了。



金钱及其对立面

英语是多么有趣的语言！物质的对立面是反物质，而黑檀木（macassar）的对立面就是沙发罩（antimacassar）。但是，与金钱（money）相反的地方会去掉字母“e”，然后就成了“锑”（antimony）。

锑使世界走向另一面。银行里钱太多了？家具太多了？房子太大了？锑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除金钱外，锑是世界上最有用的物质。它是最常见的溶剂。这使我们摆脱了令人讨厌的亿万富翁和顽强的政治家。它使强大的人谦卑而使骄傲的人沉默。它证明了穷人在道义上的优秀性，因为富人只会将自己的全部财富留给自己，而穷人却愿意把自己的锑与慷慨分享给任何人。

一个好的政府将使等量的金钱和锑流通。任何人都不能主导经济，这一点很重要。锑过多会导致抑郁症。钱太多会导致明星文化。两者都是必须避免的选择。因此，政府每月一次向您的退休父母寄去少量款项。同时每年一次，它会向您发送不同数量的锑。这样可以保持平衡。

全世界都知道，弥达斯国王摸到的一切都变成了黄金。

很少有人知道他有一个孪生兄弟，他的锑和弥达斯一样富有。弥达斯那里有仆人，豪宅，宫殿，而他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有肮脏和一个纸板箱。

要告诉你锑弥达斯国王摸过的东西都变成了什么，我会脸红的。



代父母之职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以安全的名义进行的。我的安全，您的安全，国家的安全……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摩托车手必须戴头盔。驾驶员被责令系上安全带。航空公司的乘客不能携带指甲刀。孕妇不允许喝酒。五金店店员必须接受随机药物测试。

当然，其中一些法律是有其道理的。有的没有。但是它们都在缓慢地侵蚀自由，之后就是快速地侵蚀自由，再之后就是重新定义自由，说那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东西。每个人都必须携带身份证件，证件里记录着他们的基因指纹和虹膜图。运动被禁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不会出现在媒体之中。每个边界都筑起了城墙。国际旅行也暂停了。所有新生产的计算机中都安装了政府的流氓软件。

终于，每个人的生活都无比平安的那天终于到来了。没有危险，暴力，性，或是人和人的联系。没有仇恨，羡慕，嫉妒，情欲甚至爱。没有任何新的或意外的事情发生。一天与另一天几乎完全相同。

就像被绵绵的棉花糖包裹着。我们当中没人能感觉，哪怕任何事情。我们都看了很多电视。

然后通知就来了，说会为每个公民准备羊水罐。我们将像出生前那样漂浮在咸水中，我们会被喂食，被提供营养，被鼓励回归到简单又无尽的睡梦中去。

您才不会想到人们还有胆量来进行叛乱。我们很软弱，很乖。但原来我们都在等待一个借口。我们其实是一堆火种，只需要一根火柴。

起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许多人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没了一只手，还有一只耳朵的听力。但这是值得的。我生活在现实当中。早晨起床时我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我永远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也是我喜欢的方式。

前几天，我那五岁的儿子摔倒了，一边蹭着膝盖，一边对我哭着说要修好它。我用肥皂和温水轻轻洗了伤口。然后，在戴上创可贴之前，我拿出了一瓶碘酒。

“会有点蛰疼，”我告诉他，“不过，对你有好处。”

你对钡灌肠能期待什么

介绍

所以你就要进行钡剂灌肠了！放轻松。尽管大多数人认为钡灌肠是一种极端的手术，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是一种简单的透视检查法，用于研究大肠或结肠。其并发症很少，您可以在手术后立即回家或工作。

涉及内容

该手术本身就是简单性。首先，您面朝下趴在 X 射线台上。然后，技术专家将灌肠尖端插入您的直肠，并在灌肠管末端用一个气球往里充气。这会导致直肠膨胀，让您感觉好像需要排便一样。不知您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错误的感觉，就会很容易忽略它。

现在放射科医生打开来自钡袋连着的管子上的开关。随着钡引入体内，前面的紧迫感会增加。继续无视它。使用透视，放射科医生现在可以看到大肠的末端，痉挛就是在那里发生的。这种感觉应该会很快得到缓解。如果没有，可能钡就需要从结肠中排出来然后再重新填满结肠。可能需要通过 25 号针头将胰高血糖素（一种肠松弛剂）注射到您的手臂静脉中。

在此期间，请随意与放射科医生和专家聊天。保持积极的心情。讲几个笑话。

放射科医生将在现场拍摄打印几张透视图。这些将成为您医疗记录的一部分，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它们将会被用来作为参考。仅此而已！

术后

气球里的气将被撤掉，灌肠尖也会被取下，然后，在厕所里迅速解决一下后，穿好衣服您就可以返回到正常活动中去了。

隐私

传统上，这种敏感的医疗程序属于医患之间的保密内容。但是，2014 年的《医学信息自由法》发布之后，您应该知道，您的灌肠资料会被详细地发布在网上，您应该准备好接受一定程度的骚扰（恶作剧多数情况来自家人和朋友！）。

综上……

但归根到底，您的健康真的相当重要，不是吗？

**本系列小说发表于 2002 年，所以《医学信息自由法》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不朽

像许多其他所谓的“稀土”元素一样，镧其实并不是特别稀有。当然，除非您生活在大河区的其中一个世界中。“大河”是银河系最外缘的一块衰减区域，与地球的相对位置正好相反。那里一半的天空富含恒星，而另一半几乎是黑色的。因为一次恒星演化事故，镧在大河区几乎是未知的。当然，它的大多数用途都是微不足道的，比如用于制造光学玻璃，用作裂化催化剂，或是用在某些激光器中。但是，在用于制造称为“不朽”的药物（这描述并不严密，实际上其好处只有短短的一万年）那复杂的过程中，它作为金属间氢化物也很有必要。

几个世纪以来，因为银河技术官僚主义的统治疏忽，大河区的世界的不满日益严重。但是，技术政权控制着不朽的流通，哪怕一丁点麻烦都会在其才冒苗头时将其扑灭。

这就是为什么夏日园、夺利者以及地硬这些老牌公司名下航行的一艘货轮需要军事护送。这么一艘船上装的镧的量足以满足一颗星球一个世纪的需求。或是引发足够长的叛乱。

半打中子弹爆炸，然后袭击就开始了。

矿船上的船员和 AI 全送了命，而上面的货物毫发无损。之后，弗里曼的突袭队飞船从 n 空间中冒出，将护卫舰与直接破坏物质者连在了一起。鱼雷发射，炸弹爆炸。船只扭成一团、遭到破坏，登机者带着手炮和单分子绞丝蜂拥而上。三日之内六万士兵阵亡。只有七十三名叛军幸存。

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将这艘矿船发动了起来，并使用上面的货物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持续了五百年，耗费了三分之一银河系的资源。

五千年后，弗里曼本人为庆祝劫机举行了宴会。尽管宴会厅很小，但幸存下来的大河人口中大部分都出席了会议。客套话之后，这位伟人站起来敬酒。

“致整个宇宙中最珍贵的东西。”他说，“致生活！”

灯泡笑话

好吧，有这么个笑话：在科幻小说里，要换灯泡需要多少个角色？

猜不到吧？要两个。一个换灯泡，另一个会说：“弗雷德，你知道的。灯泡是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可它的运行原理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不那么好笑的一个。要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科学家？不知道了吧？需要一万个用来建造末日设备，再来一个专门写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

灯泡项目是个巨大的成功，而且需要更多的资金。

你不喜欢这个吗？那这个怎么办呢？要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外交官？一个对边界争端下达最后通牒，一个通知国家元首会在敌方军队跨过边境时启动灯泡项目，还有一个会宣称国家元首在故弄玄虚。

不好笑，你说。好吧，你这个听众真难搞。试试这个。要换个灯泡需要多少个国家元首？多少个都不行。因为国家元首什么都改变不了，无论是灯泡，还是他们的想法，都不行。

好了，最后一个笑话。要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幸存下来的人类？

一个星期之后吗？没有了。



不要看天！

我凝视着白垩纪那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想最好还是早点到这儿，”瑞秋说。“不过，很快会有更多的时间旅行者的。恐龙时代的最后一天肯定是个热门的打卡处。”

“不，我的意思是我看不到希克苏鲁伯撞击器的任何迹象——不管那是彗星还是流星，或者任何可能撞击到地球的东西，都看不到。我们不是应该能正从这里看到它吗？”

瑞秋斜视着天空。“你就想吧。这的确是个谜。”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到了正确的时间呢？”

“地层学，小子。追溯到 20 世纪，阿尔瓦雷茨发现，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那层薄薄的黏土层富含铱，无论您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考察，都有铱。在彗星和小行星中，铱比在地球上普遍得多。因此，他们推测出有什么巨大的物体撞上了地球，烧毁了森林，可能正是之后漫长的核冬天灭绝了恐龙。”

“听起来很危险。”

“不用担心。我们在这待不了多久，就拍几张照片而已。我们会在灾难真正到达之前就撤的。”

“好。嘿！铱不是用在我们的时间机器里提供能量吗？你猜会不会？”

“不，不，当然不是，”雷切尔不屑一顾地说。“哦，是的，当然，有可能发生时序不稳定问题。但这概率非常小。只有万分之一而已。这绝对是值得冒的风险。”

“是的，但是如果时序不稳定的情况发生了，会爆发出原子弹般的能量的。无论如何，这就是我在接受培训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

“是的，但是一颗炸弹不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对吧？”

她的眼睛忽然睁开了。时光旅行者纷纷冒了出来。山顶上，河边，红树林里……全都是。从有时间旅行的时代开始，他们几百，上千，上万。天知道到底有多少。可能比恐龙还多。

在我们每个方向的天空，有光在闪烁着，闪烁着，闪烁着，每万台机器中就有一个不稳定的，核爆于此。

铂发女郎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一个波本威士忌街上一间烟熏雾燎的小酒馆里唱着歌。她的第三张专辑刚刚达到了白金销量。不过当时人并不多，因为里面周围有很多个她在走来走去。

“我能请你喝上一杯吗？”在她刚刚唱完一首歌时，我问。她冷瞥了我一眼，晃了晃那头耀眼的铂发，点点头。

我点了两杯开胃油——好油，跟家里的 30W 的那种根本不一样——然后说：“我的名字是钢蛋。你呢，洋娃娃？”

“白金。我们都叫白金。”

“他们造了这么多你的型号？真他妈的不要脸。有这么多管在这儿，你应该很有钱才是。”

她抬起眼睛上那薄薄的铂金片，仔细打量了我一遍：“好吧，您对音乐产业的看法我已经知道了。请和我介绍下您自己吧，钢先生。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铆钉工。我弹小钢琴。我收集古董电子游戏。我刚刚爱上了一群天使。”

她低下头笑了，铂金的皮肤上反映着光，我永远陷进去了。

那天晚上我把她带回了家，我们做了爱。

事了之后，白金躺在我的身旁，一丝不挂，闪闪发光，美丽动人。“我们现在是永久的东西，对吧？”她说。

“你领会得很快。”

“我的触点是铂金的。”

铂金当然是一种贵金属，正因如此它的导电速度比铜或铝更高。银和金的电线稍慢一些。但是如果获得最高效率的话，最好还是选铂金。因此，铂金触点的 CPU 当然要比我的银触点大脑更好。我把额头靠在她的额头上。我听见她的思想闪闪发亮。

她从我身边挪开，眼神忧郁地望着窗外。那儿什么都没有，只有霓虹灯和砖头，还有一个悲伤的古老月亮在天空中漂着，这月亮实在太大了。“你是个硬汉，”白金说，“我敢打赌，你们的不锈钢皮肤肯定有四分之一英寸厚。但是铂金很贵。我的皮肤只是锡上的电镀。二十年之后，我的全身都将会是凹痕和划痕的。我会丑得让你无法直视的！”

她哭了起来。甘油眼泪从她的脸颊上闪闪滴下。

我双手环住她，将她拉近。“宝贝，”我说，“对我来说，你永远看起来像一百万。”

美人之冠

还有像一个女人满身穿金一样美丽的事物吗？她的皮肤纤细，和这种代表着财富的金属的厚重感相比，对比鲜明，是吧？这种组合就像花生酱和巧克力一样经典。它让一个老妇人容光焕发，让我们想到她的智慧和经验。它让一个年轻女人窈窕妖冶，让我们想到会让自己脸红的事。

不过金首饰也有缺点。它可能被偷。它可能会丢。它那么软，即使一名女性因为内心激动稍稍心不在焉，它也会变形。最糟糕的是，它并非女人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她的一个附属物件。也就是说，无论它引起什么样的赞美，也不完全属于主人自己。

这正是基因工程学可以插手的地方。

我们最新的自然金工序可以微微偏转女性的自然生物进程，使她可以吸收金分子并将它们镀在每根头发的表面。因为黄金本身有韧性，头发可以扎起来、编成辫子、剪断或是轻而易举地作成其他没那么贵的稀疏平常的头发可以作成的发型。一年几毫克的黄金就可以使一整头头发闪亮有光泽。它绝不会暗淡无光。它一直会保持原有的形状。

自然金已经在数千名志愿者身上体验过了，她们来自巴黎、内罗毕、香港、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都是有着浪漫气息和漂亮女性的地方。它已经被证明安全无毒、易于使用。

一些副作用，例如相思病、在剧院的楼座听着忧伤的歌曲，眩晕，过分愉悦，绝望，迷恋，还有一些极少发生的情死。不过，这样副作用都只发生在她们的追求者身上，是女性们准备接受的代价。



开路人

我们是迅银城的开路人。我们面朝太阳，向前行驶，周围的温度永远比我们身后的城市高个三十度。

我们的工作找出水星的地形里的那些滑坡、裂缝以及其他任何可能阻碍这座城市绕着这颗行星永远前进的东西。行星。在我们前方，机器人矿山、冶炼厂、工厂还有仓库，一个个地从冬眠中醒来，它们冬眠，也会在炽热的正午中关闭。在迅银城的自动审计员对基进行远程操作后，它们将城市在这一轮需要的原材料准备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爆破、升级、铲平一切。当我们碰到陡峭的岩石时，我们就用迷你核弹把岩石都炸掉。当我们遇到裂缝时，我们就把它填平。这座城市到达时会发现了平缓的坡道或平坦的地面，而我们所有开路人早已不在这儿了，向太阳行进的漫长旅程一直在持续。

当文明崩溃，地球被毁时，我们这仅剩的几百名科学家就这样突然被困在一个移动研究站上。并非所有人都觉得我们会生存下去。但是我们有工具！我们有决心！现在，白银城已经是一座成千上万座巨型建筑的集合体，它围绕着星球一圈又一圈地飞奔前进，顽强地时刻都待在正好是人类的舒适温度的地方，不断成长，蓬勃发展，永远不会停下来。

这是简单的事实。水星的最高表面温度为 427°C。因为没有大气层留住热量，晚上地表温度会骤降至最低-173°C。机器可以在炎热或寒冷中休眠。人类不能。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水星大约相当于地球月球的大小，从黎明到黄昏，这里的一天长达 176 个地球日。这使得足够快的移动成为可能赶不上日落。但是行星的自转几乎垂直于轨道平面，因此迅银城不能一直保持一成不变的轨迹，一遍又一遍的圆形路径。每一轮都是不同的，这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这是无解的问题。

所以我们骑行。这一切都靠我们了——开路人和先锋队。我们骑行、疾驰、诅咒、流汗，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终的、也是人类现有的唯一的希望。人类离灭绝只差一天，而且永远只差一天。

但是什么时候事情都会有改变呢？

完美谋杀案

症状刚一出现，阿嘉莎·克里斯蒂就知道她自己中毒了。毕竟，她是专业的！

脱发，嗜睡，手脚刺痛，说话不清？是铊中毒。铊和钾非常相似，是一种稳定的元素，所以极难摆脱。身体会把它排到肠内，在那它会潜伏足够长的时间，然后被当成钾吸收。

目前没有已知的治疗手段。

阿嘉莎也知道谁是凶手。排除掉脱发这已经发病的十天，还有文学午宴的那天。从一名尽管国际知名却仍然嫉妒自己作品销量的作家手里接来的一杯茶，就是他了。欧内斯特就是犯人了，好吧。

不过现在那并不重要了。阿嘉莎现在需要治疗，要尽快。

如果目前没有已知的治疗手段，她就只能找到一种未知的了。

真奇怪，这不是她头一回碰到铊中毒了。小时候，有几个同学就被它放倒了——有一个死了——就因为喝了同一头牛的牛奶，而那头牛吃了放到外面毒老鼠用的掺了硫酸铊的糖饵。七个孩子喝了奶，可只有六个病倒了。有一个没有。

他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蓝牙！“蓝牙”·奥格尔索普。别的小孩子叫他粘粘是因为？

阿嘉莎摇摇晃晃奔到她的书桌，抄起蓝墨水瓶。一口一口地，她把它喝光了。

第二天她感觉好点了，第三天更好了。她一直喝墨水，一直到症状完全消失为止。

“蓝牙”·奥格尔索普是个特别爱嚼钢笔的家伙。这让他的牙龈蓝得不可思议。显然墨水里的什么东西——她猜是普鲁士蓝——里的钾被铊替换，让铊从他的身体里排出去了。

现在她感觉更好了，阿嘉莎把她的注意力转向了差点把她杀死的凶手。真他妈外行。她得找个迅速杀死他的办法，自然，绝对要隐秘，让她绝不会被怀疑上和祂的死亡有关。

她找到了，当然。毕竟，她是专业的！



文明社会

我带着微笑走进温克勒的办公室，向他点点头问好，然后给了他膝盖一枪。他尖叫着去抓他的腿，一侧身摔倒在了地上。他躺在地板上瞪着我：“你这是干什么？”

“为了让你相信的是认真的。”我搜了他的身，把他枪拿走了，“您是哈维·温克勒教授吗？”

“我是。”

“《文明社会：美国公民需要要强制武装的理由》的作者？”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可不是罪犯。我是一名优秀的共和党人，是国家情报局的终身职员，还是一名童子军领袖，同时是迈尔斯堡浸信会教堂的长老。而且，当然了，按照联邦法律的要求，我还随身带着枪。所以谁能来阻止我呢？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必须得有人做点什么。犯罪率可是——”

当我把枪对准他的头时，他闭嘴了。“是，或不是。”

“……是。”

我犹豫了一下：“恐怕我得要求你证明一下你的身份。”

温克勒动作有些困难，不过还是给我看了他的驾驶执照。照片没错。我还给了他。“谢谢。现在我要杀了你。”

“不！等等！你甚至不解释一句就杀了我？！”

“嗯。那是不太礼貌的，可能？那好吧，温克勒教授。我杀你是因为你的书修改了宪法，而这次修改使这个国家的谋杀率变得很高。”

“在自卫时开枪打死罪犯那才不是谋杀。”

“教授，咱们别因为争论陷入困境。我们来谈谈上个月联合航班 1658 航班吧。一个可怜的疯子试图用纸匕首劫持飞机，那上面还用粗体字印着‘刀子’两个字呢。您可能也已经看到电视上播的了吧，黑匣子录下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那是很不幸，可是——”

“飞机上有一半自我武装的公民拔枪射击。飞机舱减压，飞机在空中瓦解了。您那套‘武装社会就是文明社会’的话还是到此为止吧。”

“好吧，我明白你的观点了。现在请礼貌听听我的观点……”

“我读过你的书。那架飞机上有一个女人。那是个深爱着她的丈夫的妻子，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死比你所说的任何话都重。”

温克勒教授的脸疼得扭曲起来。但是他还不想放弃。他是一只老鸟，我必须得夸他这么一句。“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了！”他坚持说，“并且从整体利益上来说，甚至你妻子的悲惨死亡……”

“哦，她不是我的妻子，”我说。温克勒教授莫名其妙地盯着我。“我做这个只是为了帮一个朋友的忙而已。”

然后我向他扣动了扳机，文明地戴上帽子，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莫告贷，别放债。（朴罗组司补充道）

既不要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不要将你的信用卡号记在手机里，除非你确信你在做的生意是正当的。如果有人向你索要密码或 PIN 码，立刻将他挂断在电话线的另一头。使用防火墙。杀毒软件要时常更新升级。

使用电话时不要开车。使用耳机听随身听里的音乐时不要开车。在用汽车上的屏幕看电视时不要开车。玩游戏时也不要。如果你不得不这么做的话，切记，开车前千万不要饮酒。

不要把你的手机留在车里，会引起路过小贼的窥探。不要在平板电脑或手机上留下个人信息，像是银行帐号。如果你在工作时间看过小黄片，记得把所有临时文件还有 cookie 删除掉。要记得，从法律上讲你的老板有权查看你的邮件信息。

想要网聊变现的话，第一次约会要选在公共场所。对对方先百度一下。如果他不愿给你他的手机号码，那他就已经结婚了；如果他不愿带你到他家里去，那他已婚或仍睡在父母家。如果他只愿吻你的脸颊却不愿吻你的唇，那他就是同性恋。如果他想要和你做却不愿吻你，那他有疱疹。

在你花钱进行电爱前，你要知道，那头的女人仍然穿着衣服，有的并不好看，还有一些其实是男的。在你和聊天室里的人进行文爱前，要能判断对面的人和他/她之前所说的身份、年龄以及性别是一样的。进行电爱时不要开车。

艾滋病无药可医。不要照顾妓女的生意。不要与多人保持性爱关系，也不和性爱关系复杂的人发生关系。不要使用后面的洞，也不要使用其他地方的洞。首次约会时不要接吻。看在上帝的份上，使用安全套。

不要使用别人的针头，或是把使用过的针头给别人用。

不要听信股票的小道新闻，或是投资机会，或是帮人洗钱来获得尼日利亚被窃资金的两成的来电消息。不要下载共享软件。你不认识的人发来了电子邮件，里面的附件不要打开。如果寄来的包裹包装马马虎虎，名字拼错，没有寄信地址，或者你都不知道是谁寄的、里面是什么东西的话，不要打开它。打电话报警吧。

如果你装了心脏起搏器，就不要靠近微波炉。

和陌生人在一块时透露的信息越少越好。如果你看到任何可疑的事，立刻要把它报告给国土安全办公室。

这句话高过一切：对自己要真实，然后下好比黑夜跟着白昼来，你就不可能对任何旁人不真实。

永远备份好你的硬盘。

地下室的怪物

“妈咪，地下室有只怪物。”

“没有哦，宝贝儿。那太傻了。”

“是真的！我们老师说了，美国有一半房子下面是中元古代岩层。”

“中……啥？”

“中元古代。这种岩层有火成岩和变质岩两种成因，具体主要包括花岗岩和片麻岩，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地下都是这种岩层。”

“哦哦！看来把你送到私立学校看起来这钱花得值。”

“妈咪！”

“好吧，宝贝，我听着呢。所以咱们房子下面有很多石头，不过那并不能说明地下室里有个怪物啊。”

“有。岩石中里的天然铀会分解成氡气，然后通过岩石和土壤中的细小裂缝出来，进入空气里，并在地下室那里聚集。它具有放射性。你吸它，吸它，吸它……然后，很多年后，你就会得肺癌！”

“真是让人怕怕呢。”

“是真的，妈咪。是真的！我们老师就是这么说的。”

“好的，小家伙，我和你说。明天我就去买个测试表，如果有问题我们就解决它。现在去睡觉吧。”

“我睡不着，妈咪。”

“又怎么了？”

“阁楼里也有个怪物。它的头发乱糟糟缠在一块、指甲长长的都卷起来了，还有双吓人的眼睛，它被锁在墙上，身上有股怪味。而且……而且……而且……它还吃老鼠！”

“哦，没事的小家伙。那是你的海洛薇兹阿姨。”

皮埃尔·居里亡魂追忆往事

她的微笑灿烂得朝周围放射，照亮了夜晚。我遇见她时，她的名字叫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当时我正从事结晶学、压电效应，以及温度对磁性吸引力的影响。但是真正的吸引力全都在她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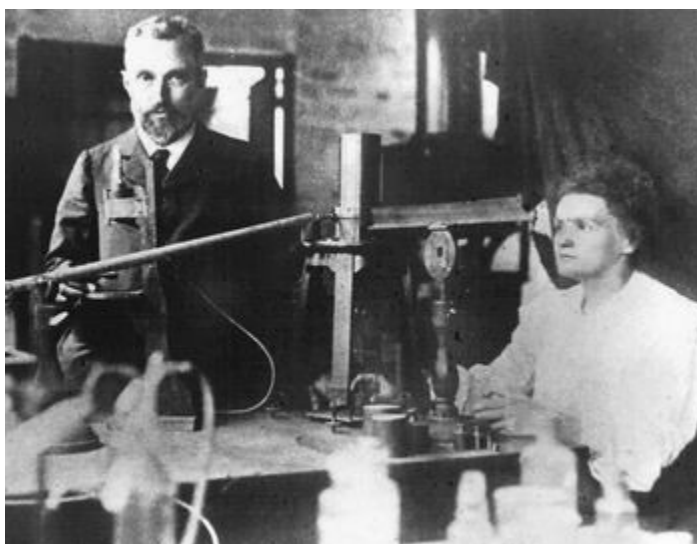
我们去跳舞了。我太喜欢她了，结果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吭吭哧哧，就像个傻瓜。我脸肯定红了，还对生起了自己的气。但是后来她用戴着手套的手碰了碰我的肩膀，我看着她那双令人惊叹的眼睛，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进入红宝石晶体的铬原子一样，深深得陷进去了。

我们结婚了。对世界来说，她成为居里夫人。但是对我来说，她永远是玛丽。在物理化学学院期间，她测量了铀的化合物的强度，并得出令神奇发现：沥青铀矿的辐射比其铀含量所能推算的多四倍。我立刻看到了这项发现的意义，加入到了她的研究之中。我们一起发现了钋和镭。我们分离出一克镭盐，并测定了两种元素的原子量和化学性质。

1903年，我们共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噢，那天晚上，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大酒店顶层的大床上也共享了激情！哪怕给我一千个诺贝尔奖我也不会用那晚来换。她在我的怀里睡着了，但是我却失眠了好几个小时，为我们丰富的一生而惊叹。

两年后，我在一次货车事故中丧生。玛丽悲痛之下，继续前进，她成为索邦大学的第一位女性讲师。1911年，她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这次是化学奖。她全力推广X射线在医学上使用。现在，她已经垂暮将逝，而我，一种比穿透肉体畅通无阻的宇宙辐射还要无形的灵魂，正徘徊在她的床边，低声说着她还无法听到的话语。

哦，玛丽，你还记得我抱过你的手臂吗？你还记得我的手、我的嘴吗？您还记得我们的研究，我们在静电计边长久耐心的工作吗？你还记得你用戴着白手套的手触摸我的肩膀，然后我们去跳舞的那天晚上吗？我们在转啊转，就像氦的两个电子一样，孤独而满足。



铀具烹饪

拿出那些“嘉年华”系列的红色古董盘子！有了新的纳米治疗技术，您不必再担心因釉里的铀而得癌症！好吧，从技术上讲，你本来就无法得上……虽然像醋和番茄酱这样的酸性食物会从盘子里置换出铀，但FDA已经确定了，Fiestaware中的“黄饼”氧化物的浓度不足以直接造成危险。虽然由裂缝渗出的氢确实是绝对安全量的七倍。

但嘉年华盘子只是一个开始。“美食猎人”策划组最近访问了长崎，由于前面提到的纳米技术以及NRC最近的一项裁决，曼哈顿新“铀棒”节目成为了可能。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啊！

想象一个科技含量超高的寿司饭馆。那就是长崎。用餐者们坐在长柜旁的铬制高凳上，与穿着防辐射服的厨师面对面。这不完全是表演！台面由贫铀制成，可能量还不够用作武器，但摸起来仍然很暖和。即使穿着装了铅板的衣服，厨师们也必须每月接受全面的纳米治疗。

但这就是噱头。食物放在厚厚的铀盘上，在食客面前直接被煮熟。它们一被放在台面上，盘子就达到了亚临界质量并开始加热！对技术能力的这种展示能让人眼珠子都掉下来——尤其在大多数食谱都和烧着的白兰地有关。

所有的食物都很棒，蘑菇把戏和广告说一样：“蘑菇虽然只是形状，这把戏带来的惊喜却是确确实实地”。食物很烫，所以小心别烫到嘴！

对长崎唯一可能的批评可能是他们的室内装潢。如今在时髦的餐厅里标准相片是炸成废墟这种，但谁会用1945年8月9日轰炸袭击后的幸存者后照片？说真的，这足以让用餐者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不过，和去年开在同一地方的那间主题餐厅比起来，这也算有所改进了。那些当时在这儿吃饭的人——在那间餐厅关门至少有三个人——都同意我们中的任何人再也不会回比亚法拉了。

注：

嘉年华盘子：1936年在美国推出的釉面陶瓷餐具，有多种颜色，其中红色最受欢迎。为达到特有的红色，釉中先后加了氧化铀和贫铀。

长崎：世界上第二个被核弹毁灭的城市（1945年8月9日）。

比亚法拉：1967年5月30日至1970年1月15日，从尼日利亚分裂出去的国家。分裂期间因为战争及其带来的饥饿和疫情影响，约有百万人死亡。

纯科学

冥王星的表面被冰覆盖。大多是甲烷冰，氮气冰和二氧化碳冰，但也散布着像氧气这样的奇特气体，仅仅加热了几度，它们就升华成了气体。我们的真空服的余热就足以产生这个问题。每一步，地面都在脚下爆炸，又在头顶隆起。如果肯和我不想失明，我们就必须不停地前进。

在我们身后是巨大上升气流，就像索多玛熊熊燃烧一样。那是博内斯特在把一座火山口融化成冰。我没有回头 - 那会让我变成石柱的。“现在怎么办？”我没有语气地说。

“继续走。”肯说。

我们就继续走。

“这有哪怕一点意义吗？”过了一会我问。

“有。这叫基础研究。”

“哦。”

“你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

“除了死之外？”我笑了，也许有些刺耳。，“不，一件都没有。”

我们走来走去，扫描着眼前的土地。冥王星有着如此令人惊讶的丘陵，但它是如此之小，几乎和它的卫星卡戎差不多大，而且从某些定义来看，它是一个矮行星而不算真正的行星。我以为，在氧气耗尽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碰巧发现一些值得寻找的东西。虽然我想不出来那是什么。

“瞧那个，”肯指着一条渐渐褪色的条纹，该条纹沿着条不是非常直的线向地平线移动。“融化了，”然后他又说，“我们跟上去看看。”

我们走了很长的时间。“觉得他们会找到我们吗？”我问。

“哦，会的，从火山口开始，跟着我们的脚印。即使他们像华盛顿里的那个白痴一样把 NASA 封存了，一百年甚至一千多年后的人难道就不会遇到麻烦了吗？”

我们登上了山脊，停下来看着眼前的一切。

远远的在我们下方、在融化痕迹的尽头，一团带着轮子的机器扭曲着缠成一堆。我花了好一会才意识到它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真空服，然后又花了几秒钟来数手脚。都是六个。

“看起来我们不是第一个。”肯说，“不是第一个降落的，甚至也不是第一个被困在这的。”

“绝对不是。”我说。眼前这东西是近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要分解掉它需要无限的时间。外星人的机器形状很糙。它到达这里时，宇宙还很年轻。我检查了一下空气。“我们还有十分钟。时间刚好。”

“干什么时间刚好？”

“到那里去。”我开始下坡。我的心在唱歌。经历了这么多，我们终于碰到了一些值得找寻的东西。“我不认识你，但我想和我的兄弟们一起死。”

核勒索

“好吧，我直说吧。你制造了一颗原子弹。”

“对。”

“用烟雾探测器造的。”

“不对，我只是从烟雾探测器中获取可裂变材料。每个烟雾探测器都包含一小点镅。这是唯一一种你可以在网上生活用品店里买到的超铀元素。”

“你刚才说你多大了？”

“十七了。但是我已经超越我的年龄了。你瞧，我看不出有什么很难理解的。”

“不，当然没有。纽约市市长被一名高中生勒索？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

“我在家里接受的高等教育。我已经达到高校水平有一段时间了。”

“你看，孩子，我得告诉你，我从没听说过有什么镅原子弹。”

“那是因为我的这个是第一个。铀要容易使用得多，因此政府从不用别的元素。但是，如果没有获得核管理委员会的许可，你就没办法合法地持有铀，而俄罗斯黑手党想要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你和俄罗斯黑手党接触过了？”

“我认为这场对话正在跑题，不是吗？您想听听我如何将镅熔炼至两个亚临界质量吗？完美的半球，瞧，因为它是由爆炸引起的？”

“好吧，孩子，让我们废话少说。你的要求到底什么？”

“嗯？嗯，天哪。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规划这，我很高兴雀跃，但我忘了……我，嗯，真的想不到我需要什么东西。”

“真的吗？”

“这样吧，不如我走一边去，然后在一个没人会受伤的偏远地方引爆炸弹，这样好吗？”

“这可不兴，孩子。听着，这座城市将给你提供标准的来访贵宾待遇，在豪华酒店住两个星期，再加上食物，包括饮料、小费和金发三胞胎的。这个怎么样，听起来对你还行？”

“哇。但是我觉得父母不会同意我这么干的。”

“好吧，那你喜欢什么？汽车？钱？毒品？”

“说实话，我真的很喜欢炸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造炸弹。”

“所以你是一个极客，你是这个意思吧？你不喜欢普通的东西，只喜欢所有这些科学什么的玩意儿？”

“在你的话听起来极客不是什么好东西。”

“别乱来，孩子。我只是在谈条件。这是我的最终出价：我将为你提供加州理工的全额奖学金，在附近给你的父母找个和他们目前差不多的工作，并且我还会就这件事帮你在核管理委员会那里美言几句。你觉得怎么样？”

“真的吗？真的？那太好了。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不用，孩子。我们吃的亏将是加利福尼亚的福气。”

Target: 美国日常用品购物网站

NRC: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

核手枪

Cf-252 具有出色的自发裂变率，可作为紧凑的，激烈的裂变谱中子源，因此是具任何重要工业意义的唯一同位素。

但是，从军事上来说，Cf-251 确实令人头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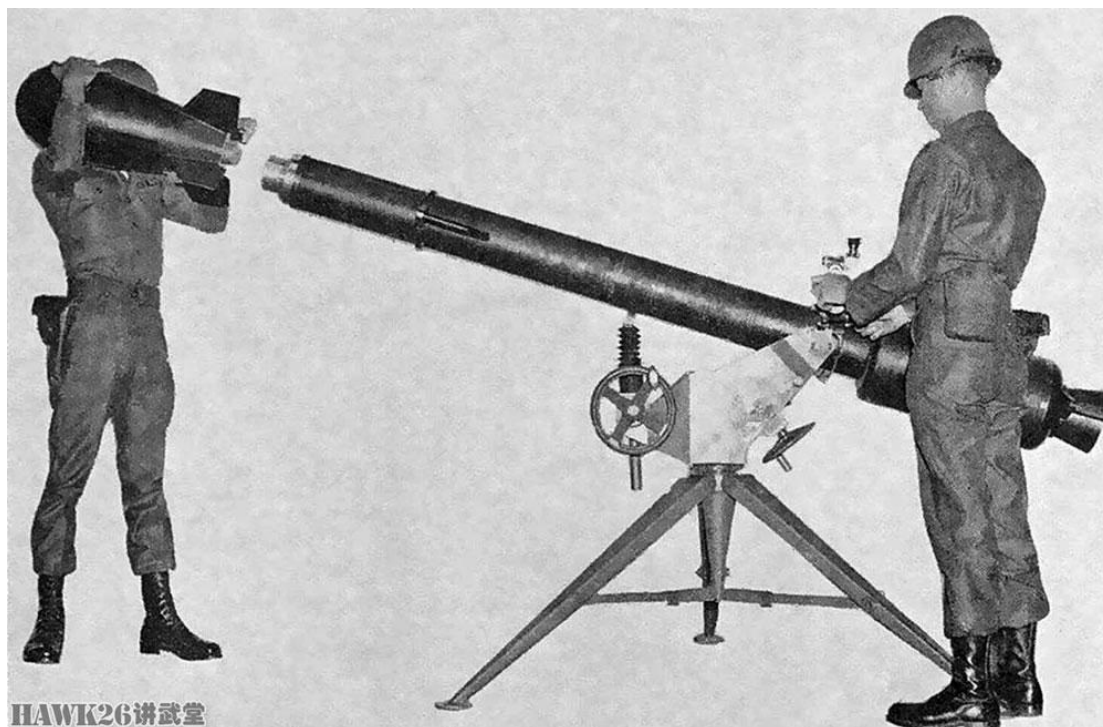
原因如下：通常来说，当同位素质量为偶数时，其就具有较高的自发裂变率而不易裂变；为奇数时，则变得易裂变但自发裂变率较低。因此，偶数同位素更适合作辐射源，而奇数同位素更适合作爆炸物。

Cf-251 极易裂变，自发裂变率相对较低，半衰期为 800 年。1.7 千克的临界质量可以轻松地制成 0.45 口径的子弹。

世界上唯一的核武器是雷明顿根据国防部的合同制造的“尖叫鹰”手枪。这不是一件容易上手的武器。考虑到子弹的重量和产生的巨大热量，“尖叫鹰”需要一个体格强壮的步兵以双手持枪姿势使用。当然，热量的测量仍是按传统方法来的。但业内估计，每发子弹产生的能量约合 0.5 至 40 吨 TNT。

尖叫鹰手枪的最远射程为 1.5 英里。其子弹的爆炸半径为 2 英里。因此，士兵如果要申请下来“尖叫之鹰”的使用权，不仅要够强壮，还要够蠢才行。

注：美国人真的发明过这种武器——“戴维·克罗克特”核无后坐力炮，使用 M388 核炮弹，其轻型发射器 M-28 的最大射程为 2500 米，爆炸后冲击波范围 150 米，但辐射范围 3000 米。美国生产了 2100 门这种炮，部署在了西德。



我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

(我知道我得了诺奖——不过要真能得那我就用这个了)

这天终于到了！

你们这些混球杂种们十年前就该把这个奖颁给我了，你们都知道这一点。看看你们把它颁给过哪些白痴和智障？好吧，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按我个人观点来看，还不算完全失败。不过尼尔斯·玻尔、德斯蒙德·图图，伊利亚·普里高津，甚至还有达赖喇嘛？

你们是觉得想获奖得先有个搞笑的名字是吧？还有，不管是谁决定的，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像是托马斯·曼、阿纳托尔·法朗士、塞尔玛·拉格洛夫都是个可爱的笑话，评委们显然不会厌烦读这些闷的老裹脚布。对那个自吹自擂的骗子，特蕾莎修女，我什么也不想说！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不过我觉得我的意思已经够清楚了。

诺贝尔奖由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创立，他是个——我并不是在故意伤害在场各位的感情，不过他是个有神经病的隐士，也是个发动过大屠杀的瑞典人。一想到这个根源，我也就不吃惊你们只颁给我这一个奖项了。你们知道的，总共有五个奖项（我可没把经济奖当诺贝尔奖，建议你们也别）。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或是和平促进者（注：他们把我安到哪个奖项这儿就写什么奖）不可能同时也精通物理、化学或是医学吧？我跟你们说，我就能。呃，事实是，我的确不能。我很忙，毕竟。不过我的意思也在这儿了。

哦，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地点我也有两句话要说。斯德哥尔摩？？在十二月？？？难怪从来没见过你们的小组泳装上阵。

所以在这我提议维加斯，当然了，因为那的气候更好。国王就一边去吧——他人倒不赖，不过还是比不上罗宾·威廉姆斯。至于主持人，比起更稳妥的麦当娜或是珍妮弗·洛佩兹，我更看好奥斯博恩家的人。

你能拍下他们在台下像无头苍蝇似的急得乱走时的样子吗？相当滑稽。

也许我们可以说服奥齐把一只（假）蝙蝠的脑袋咬下来。

在向主市场放送电视节目的时候，你们需要音乐——比如枪炮与玫瑰乐队，空中铁匠乐队，甚至可能让滚石乐队在退休后穿上紧身衣出场。舞台背景采用闪彩光斑和空中舞女。获奖证书上再印上迈克尔·杰克逊和《辛普森一家》。编舞要从音乐剧《王牌制作人》里选。一溜都是猫王模仿秀演员。既庄重又典雅，这就是关键。台上尽量少布线。

仅仅是想想这一幕我就兴奋得发抖。

刚刚我注意到这些建议似乎可能让某些人有些吃惊。不过那才是为什么我在台上而你们在台下——因为我是天才而你们不是。所以，闭上你们的嘴巴，思考我的话就行了。

还有，我接受这个奖的态度实际上非常谦虚，不过像你们这样无足轻重的家伙们估计是根本理解不了了。

谢谢。

(各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其他演员与乐队名字相关注释太多，略)

“放射”的 B.海斯

镭由多才多艺的物理学家和政治家卢瑟福·B.海斯发现。海斯是辛辛那提的一名成功律师，也是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研究员。他曾在逃奴隶案中为被告辩护，还因为发现了 α 和 β 射线而声名鹊起。

在海斯研究现代放射性理论的时候，共和党迫使他建立完整的政治体系，以摆脱格兰特政府丑闻的困扰。他无懈可击的公共记录和耐心于坐冷板凳的技能相结合，折服了老一代活跃份子（谐音放射性元素），被选民们亲切地推上了该国最高职位。

在总统任职期间，也许是由于他对金标准的坚定倡导所激发的灵感，海斯对 α 粒子和金箔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从而推动了他的原子核理论的发展。他对元素的探索使得在他身后一种元素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这种元素正是基于他的研究成果才被发现的。

镭是唯一一种由美国正式总统发现的元素。我们就不说某位家伙为声称“尼克松”元素而进行的卑鄙欺骗性的尝试了。

注：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 1822-1893)，第 19 任美国总统 (1877-1881)。

欧内斯特·卢瑟福 (*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新西兰/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镭的发现者。

1969 年，伯克利的吉奥索团队用碳离子照射镭得到 104 号元素，用卢瑟福来命名，即钅。

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

杜撰一篇关于莉泽·迈特纳的小说并不容易，因为她的真实人生可能比小说更精彩。下面这些是百分百正确的事实：

莉泽·迈特纳生于 1878 年，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仅仅是因为她是女性。的确，作为一个女人，她在接受教育时经历了重重障碍。不过，她还是成功地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并于 1906 年毕业，毕业论文为《不均匀物质中的热导》。她的第一份工作的工作地点是柏林的威廉皇帝科学研究所，在那里她不得不在一个改建的地下室工作，因为只有男人才被允许进入实验室。在那儿，她和奥托·哈恩开始了元素周期表末端元素之间转化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她在奥地利野战医院当志愿者，当放射科医护）后不久，她和哈恩发现了元素镤。此后不久，她在威廉皇帝科学研究所里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这对他们这些最初藏在地下室里做研究的人们来说算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了。

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迈特纳一直致力于 γ 射线与 β 射线之间的关系。然后恩利克·费米确定，当一个重元素被中子轰击时，该元素就会形成较重的同位素。迈特纳、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试图对这种令人困惑的物质特性进行解释。不幸的是，当德国吞并奥地利时，作为犹太人，迈特纳毫无准备地遭到了纳粹的迫害。在尼尔斯·波尔的帮助下，她于 1938 年逃往瑞典。

在瑞典，迈特纳通过邮件继续与同事们合作。在她的指挥下，哈恩用中子轰击了铀，结果很奇特。他感到困惑不解，写信给迈特纳，她意识到铀核不仅失去了小颗粒，而且伴随着释放几个中子和大量的能量，分裂成了钡和氪。她称这种现象为裂变。

迈特纳的表弟和科学知己马克斯·弗里施立即与尼尔斯·波尔分享了这一发现，此后不久，两人通过实验证明了她的猜想。弗里施和迈特纳在 1939 年 1 月发表了一篇解释裂变的论文。1948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并没有授予迈特纳，而是授予了其合作者奥托·哈恩。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哈恩对她一生的贡献一带而过。

但是，莉泽·迈特纳对于自己被受到的冷落似乎从未怨恨过。她的著名言论就是：“我并不重要。为什么每个人都对我这么大惊小怪？”她有她的工作，就足够了。退休后她去了英格兰的剑桥，并于 1968 年 10 月 27 日在那里去世。

在她去世四年后，1972 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她的名字追添到了该奖项中，所有人都一致同意这本该归她。

实际上，只有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假的。没有它这是一篇真实的传记文章，加上它这就是一篇杜撰的小说。

注：

1982 年德国用铁离子照射铀得到 109 号元素，1997 年确认命名为 meitnerium（镆），纪念奥地利女物理学家迈特纳。

不要眨眼！

我需要一条临时狗吗？为了打份临时工？在某个临时的地方？哦，你好！我只是在对自己唱歌。我工作时喜欢唱歌。它可以帮助我集中精力。

您点进这篇文章是想了解第 112 号元素鰐的，是吗？好吧，保持智慧。它的半衰期仅为约 240 微秒。脑子转快点！它消失了。

鰐的问题是它的核并不稳定。正如叶芝所说，“中心不再掌控”。但这除了您想听的技术细节还有点别的东西。让我们直击关键吧。今天，鰐上一瞬间在这里，下一瞬间立刻就消失了，谁都反应不过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甚至都不会出现。

因此，如果您想像我们在机加工车间干活那样使用它的话，就必须高效。甚至在将鰐转化成可用的什么东西之前，您必须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因为鰐装置的制造、使用和处理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很棘手。在开始之前，您必须要把所有工具准备好，并且所有动作都必须迅速并且一次成功，从头到尾一步都不能错。做错了一步——BOOM！那就是灾难。

这就是为什么机械车间如此空的原因。平时这里有二十多名机械师。今天只有我和吉恩。所有其他人都还没从昨天的事件里恢复出来。如果不是因为吉恩的脑子灵光还有那瓶发胶的话，那我们现在早就都死悄悄了。那个故事有点意思。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不，我们没有。

